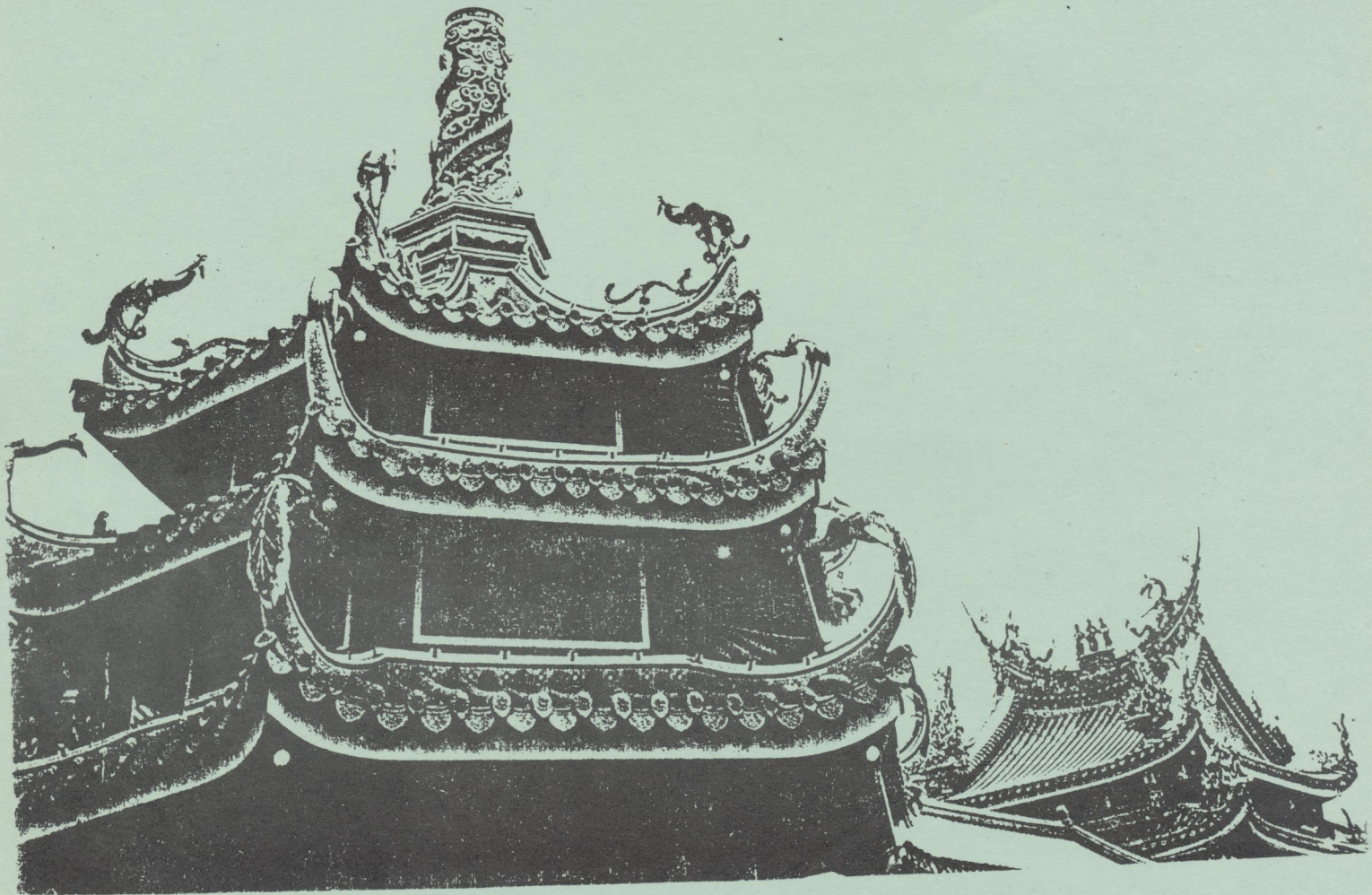


民主台灣

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通訊 1981.9



ORGANIZATION FOR THE SUPPORT OF
DEMOCRATIC MOVEMENT OF TAIWAN

27

編者的話

陳文成事件發生後，不但在台灣島內，也在美國及世界各地引起極大的震盪。自案發以後，該事件已經在海內外許多重要報紙、雜誌，如美麗島週刊，北美日報，紐約時報，新聞週刊，Post-Gazette，Chicago Tribune等詳細報導過。因篇幅之故，本期不再轉載這些報導及評論。僅轉登「七十年代」月刊九月份由望鄉撰寫的「陳案分析」一文。鑑於國民黨特務在美國校園內為非做歹已經嚴重地危害了每一位在美關心台灣的人士的自由和安全，為了揭露國特在美國境內的活動情況，及悼念陳文成教授，本會並另行出版一本名為「國民黨在美各大校園的特務活動」的英文專刊。本刊收集了最近七、八年來在美國十幾所大學揭露國特的報導及資料，同時也搜集了海內外各大英文報紙及雜誌有關陳案的報導，以表達本會全體會員對陳文成博士的沈痛的悼念。

自從北愛爾蘭的鮑比善茲絕食自殺後，又有近十名的共和軍戰士相繼追隨善茲的義行絕食自盡。北愛爾蘭人反抗英國人的鬥爭，因他們的自殺，再度掀起了另一次的反抗高潮。「北愛爾蘭的滄桑史」一文，略述了北愛問題的历史淵源與社會背景，也描述了二百年來愛爾蘭人為反抗外來的殖民統治所進行的不屈不撓的鬥爭。

台灣的外來宗教，主要指的是天主教，基督教及回教。其中特別是基督教的影响力為最大，有著深厚的地方與民衆基礎。這些宗教是怎樣傳來並在台灣生

根的呢？這個問題常被人忽視了，本會資料組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資料。「台灣的外來宗教」是一篇瞭解台灣的好文章。

文凡這期課鳥的「民主的傳統」一文可說是24期「在希臘的民主政治變遷」一文的繼續。本文介紹了西歐十八、九世紀自由主義者民主思想的發展概況。吳二編譯的「較低收入的中產階級」是認識美國的一篇論述，相信讀者看了本文後，也會有同感的。

本期另轉載了三篇出自台灣禁書《政治笑話集》的文章，以饗讀者。該書在台灣出版後即遭查禁。看來，台灣的當權者似乎還沒有足夠的幽默的涵養吧！

請聽

「民主之聲」

電話廣播站。首站設於洛杉磯，共分兩台，電話：

(213) 282-8029 (台語)

(213) 930-1678 (國語)

第二站設於芝加哥，電話：

(312) 667-2745 (國語)

敬請收聽，並於聽後，在30秒內，經由電話，留下您的寶貴意見及消息。謝！您。

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

OSDMT

P.O. BOX 53447
CHICAGO, IL 60653

1981年9月

請大家告訴大家!!

台灣民主運動支援會通告

敬啟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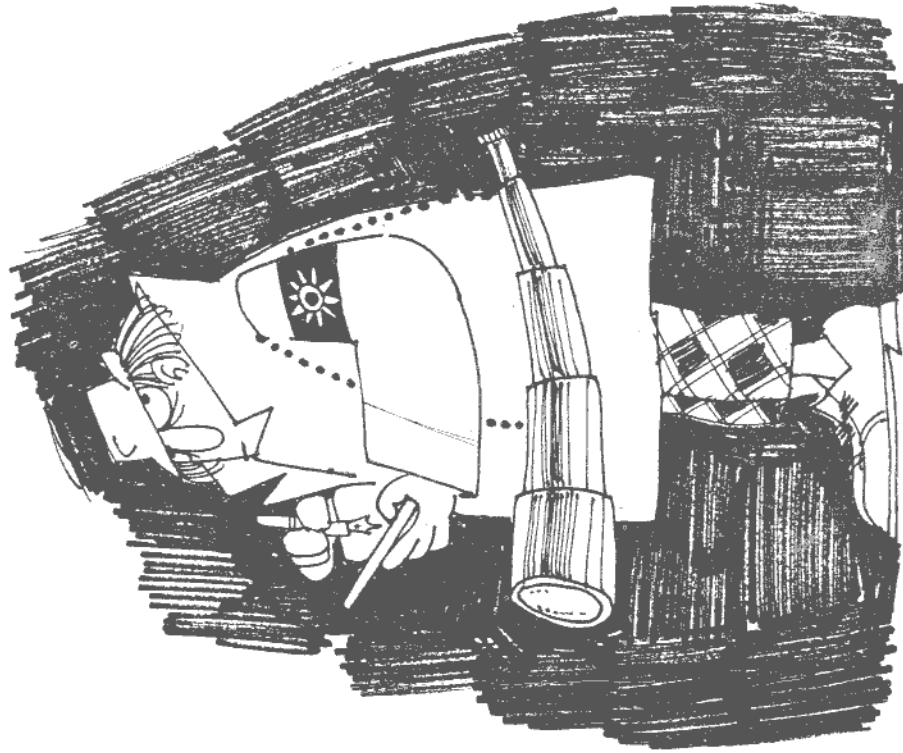
本校園的特務活動(Taiwan KMT Spy Activities) 英文專刊，希望各大 U.S. University Campuses 踴躍訂閱！

本報與最匹返報舉本本學氣的

報務當致美，英陳表舞的自演。
紙的地以國在文案達同勇由。
刊自導論大茲台刊行會會們，行
內一。界的堡期有聽全希，過徑
容九我揭敬卡間閱証體望朋止。
包七們發意內遭陳會會透友特使
括三在特。基遇案的員過們務陳
十年此務此。不的部沈這檢干教
未起為活外美辛報分痛本學搜授
所陸過動，隆，導証，專國學的
美續去的本大特，詞悲集民術悲
國揭勇同會學地，以收憤的黨，劇
大發於學同陳把及入的聲大言永
校民校朋為成外國刊情，小，不
報黨方友悼教各會，能特集再
及特及，念授大就以 鼓務會重

專刊每本售價 U.S. \$ 4.00 (約六十頁，
8 1/2 x 11 size paper)，大批購買(十本以上)另有折扣，
美國以外地區另加運費。支票抬頭請寫：

OSDMT



為什麼有人樂意幹這門行業!?

台灣的外來宗教

一、西班牙與日本傳教士在台灣北部的活動

歐洲人侵入亞洲，西班牙人比荷蘭人早，他們先佔領馬尼拉，向日本傳教與通商。西班牙殖民於新大陸的南美洲，佔有大批的金銀寶藏，而他們之所以侵畧東洋，與其說注重東方的通商貿易，勿寧說是熱衷於天主教的傳教。他們在黃種人社会的天主教傳教上，比起任何歐洲的人都有不顧一切的超級熱情，因此，所到之處大抵引起反作用，惹起不力的糾紛與迫害。

西元一六一九年，有西班牙多明我會士，從菲律賓前往福州，遇暴雨，漂抵台灣，領隊諾內士神父 (Gaspar de Nunez) 曾登陸，並調查地勢與民情。為了尋覓對日本傳教的中途站，西班牙人屢次派兵想佔領台灣，但都不得實現，結果，到了一六二六年，佔領了台灣北部的雞籠與滬尾，當時入侵的帆船有十二艘，其中有西班牙神父三人及修士一人，再加上一名日本神父西文左衛門。西文左衛門抵台三年，經琉球而回日本，一六三四年於日本殉教。後來另一日本神父園永，長崎大村人，居台六年，於一六三三年八月十五日在長崎被活埋殉教，著有《日西辭典》及《東部台灣地名表》。

到了台灣之後，西班牙神父的傳教以雞籠為中心，在港口附近社寮島建造“諾聖堂”，專為原住民信徒所用，又為漢人另建一堂，於一六三〇年毀於暴風。後來逐漸發到滬尾及台北盆地，又擴充到三貂角（即西班牙所取原名 San Diego 聖地亞哥的譯音，近人譯作聖雅各）以及蛤仔難（即今宜蘭）。起初由雞籠到土塔，滬尾方面是向金包里，八里坌，再溯上淡水河，經閩渡，北投，烘哩岸，芝蘭堡（即今士林），延至台北盆地的各地方。

西班牙人稱淡水為 Castillo Santo Domingo，即聖多明我城，在今英國領事館遺址尚在。

愛斯基哥神父 (Jacint Esquivel) 和雅亞納 (Antonio de Viana) 修士，到金包里傳教並建造聖若翰堂。愛斯基哥神父著有《淡水語天主教理》和《淡水語辭典》為傳教的書籍，再建立聖母像供信者禮拜。愛斯基哥神父後至七堵，向其馬武里族人傳教，並使金包里族人與其馬武里族人之間有所交通往來，信教人數達六百餘。羅道米谷神父 Bertran Rudovico 亦在七堵建造一座教堂。

西班牙軍隊佔領淡水後，附近原住民族即避往閩渡，北投山中；西元一六二八年，教士前往山中傳教。一六三二年，愛斯基哥任淡水本堂神父，並建造玫瑰

聖母堂。

一六三三年八月，愛斯基委神父與另一位神父起程赴日本，船至琉球附近，為船長所殺，並割取兩神父耳鼻，向日本查禁天主教機關索取報復。同年一月二十七日，又有伐廢士神父 Francisco Vaez 在關渡附近，與原住民發生衝突，被批拉族人誤殺。

接替的是慕洛神父 (Luis Muro)，他並在八里坌一帶向拍拉汪族，卡馬壳族，馬烏派族傳教；一六三六年三月，慕洛神父在淡水河中遇難。

宜蘭方面的傳教，是在一六三二年，那年正是西班牙人佔領宜蘭，取名聖加大利納 Santa Catarina，因宜蘭原名蛤仔難，讀音相似。

首先是由基洛斯神父 Quiros 在三貂角傳教，一六三四年，在宜蘭建造聖老楊佐堂；同年，加爾西亞神父 Juan Garcia 在三貂角建造聖多明我教堂。

西班牙人佔領台灣北部的17年間，由 Dominico 的天主教神父，傳教於台灣原住民。由於西班牙神父時常都滿身揚溢著殉教的熱情，對傳教操之過急，所以，往往抵觸了原住民的習性和禁忌，而惹起很大的反感和敵視。

一六三六年，菲律賓馬尼拉總統命淡水駐軍漸次撤退，附近原住民燒毀淡水河沿岸教堂四所。一六四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荷蘭軍隊自南部北上，攻破淡水，西班牙人在台灣北部的傳教乃告結束，領洗入教者四千餘人，另有數千人係病危時領洗。荷蘭軍擄去神父五名，修士一名，輾送巴達維亞，放回

馬尼拉。

二、十七世紀時台灣天主教的衰弱

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台灣天主教的历史，可記述的有三事：

(1) 鄭成功計劃派利西神父 Victorio Ricci 出使菲律賓，而未實現。利西神父在廈門時，與鄭成功交往甚密；一六六二年應邀來台，在基隆登陸訪問教友，再至台南，鄭成功已卒，即回廈門；一六六五年，利西神父又到基隆訪問教友，約留一年，信徒大增，次年奉命返馬尼拉。一六六七年，呂宋(菲律賓)派使者來，請准傳教，諮議參軍陳永華不許。一六七三年，又有西班牙神父四人來台，為鄭經拘留四個月，放回馬尼拉。(按：鄭成功之父芝龍曾在澳門受天主教洗禮，取名尼各若。加斯巴尔特 Nicolas Caspard，成功是否受洗，不可考)。

(2) 一六九七年，郁永利來台採硫磺，回福建後，著有《裨海紀遊》，又名《渡海輿記》，《採硫日記》，流行甚廣，書中所附的海上紀略中“西洋國”一節，對天主教力加攻擊；又“日本”一節，亦記載日本禁天主教情形。

(3) 一七一四年，康熙派三位耶穌會神父來台測繪地圖，即《皇輿全覽圖》的一部分。三位神父是雷孝思 J. B. Regis，馮秉正 Tos de Mailla 和德瑪琿 O. R. Hinderer，他們在台灣只停留一個月，但馮神父在台南曾發現會說荷蘭話，寫荷蘭字的教友，他還得到這些教友的聖經，攜回北京，北京北堂圖書館保存了一本；這些教友

是新教徒，那時他們還在舉行洗禮，但对教理已很模糊。

三. 十九世紀時台灣天主教的復興

一八五九年，桑莫士神父 Fernando Sainz 偕蒲富路神父 Angel Bufurull 與中國修士及教友各三人，由廈門到達高雄，住在戲獅甲，兩位外國神父為人控於鳳山知縣，送台南府下獄，六月一日釋放。蒲富路神父因病返廈門，桑莫士神父遷居前金，次年，建高雄第一首教堂。一八六一年，開始傳教於屏東萬巒鄉赤山區的平埔番中。一八六九年十二月建赤山教堂，次年二月八日完工，為現存台灣最老天主教堂。日本著名建築家藤島亥治郎曾在《國寶》月刊發表專文，對該堂若干雕刻及藻飾，帶有西班牙及台灣混合作比，頗為重視。

四. 台灣教區成立與劃分

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三日，台灣劃屬廈門教區；至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九日，羅馬教廷劃台灣為獨立監牧區，歷任監牧如下：

Clement Fernandez 林謀才，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九年。

Thomas de la Hoz 楊多默，一九二〇至一九四一年。

里朋淺次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六年。

涂敏正，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任臨時代理監牧。

Joseph Arregin 陳若瑟，一九四八年五月起。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成立台北監牧區，第一任監牧郭若石，轄區為台北、桃園、

新竹、苗栗、宜蘭、花蓮、大果、台北、基隆二市及陽明山管理局。一九五一年四月成立台中監牧區，第一任監牧 Kupfer 蔡文興，轄區為台中、北投、彰化三縣及台中市。其餘屬高雄監牧區，任由陳若瑟任監牧。

根據一九五一年統計，台北教區有教友4033人，台中教區約4000人，高雄教區8460人，共約一萬六千餘人。如以修會而言，台北屬於主徒會，此會創於一九二八年，台中任教者皆為馬利諾會 Maryknoll，都為美國人，高雄教區則屬西班牙多明我會。

事業方面，較大者有台北靜修女中，創立於一九一七年。高雄孤兒院成立於一八六四年，至一九四〇年，先後共收1324名；一九五一年度收孤兒21名。後來又成立樂仁、惠華兩醫院。

一九四八年一月，台北創刊《台光》月刊，一九四九年二月停刊；一九五一年七月出版《恒毅月刊》。

早期訓練教士之機構有二：一在台北，名為若瑟神哲學院；另一在高雄，名為若瑟修道院。

五. 荷蘭在台灣南部的傳教活動

右手持槍，左手拿聖經，這是歐洲以統治殖民地時的慣用的技倆。關於這一點，荷蘭人也不例外，他們經過一段對台灣原住民殘酷的武力鎮壓後，不會忘記利用歐洲的宗教和文明，想來施展恩惠與懷柔藉以鞏固其統治地位。荷蘭人佔據台灣期間，對原住民所採取的教化事業，確曾收到相當大的效果。對幾千年來未經開化並沒有使用過文字的台灣原住民來說，這種歐洲

文明的傳入，可算是邁向新世界的開端，這是不容否認的。不過，荷蘭人的傳教士雖然是依據宗教信念及人道主義來教化原住民，但也不能否認他們的傳教及教化行為，無非是替征服者荷蘭人謀利益的。因此，他們這種傳教和教育，在政治方面不外是給台灣原住民帶來嚴重的災殃，也就是說，荷蘭人的教化事業是建立在他們自己的政治利益上的，所以，台灣統治一旦告終，教化事業也隨著化為烏有。

新教是由荷蘭人傳入台灣的，新教原稱 Protestantism，意為“反抗”，即反對天主教，天主教原稱 Catholicism，意為“公教”。新教傳到中國之後，又稱基督教，耶穌教，福音教，實則基督教原文 Christianity，乃為信仰耶穌基督的總稱。

荷蘭人佔據台灣南部是在一六二四年，一六二九年，尤尼武斯牧師 (Junius)，從巴達維亞到達台灣，傳教 14 年，受洗者達五千多人，他翻譯過教義問答等書，也創辦過學校。

一六二七年，牧師甘地地武斯 (Georgius Candidius) 聯合尤尼武斯及後到的牧師三十餘人，以台南新港社 (即赤崁樓) 為中心，向附近平地原住民傳教，這乃是基督教傳來台灣的開始。他們同時設立學校，收學生數百人，教以羅馬拼音法，翻譯馬太福音和約翰福音，新主文，十誡，信經，問答書等，又編輯原住民語言文法，教授荷蘭文。一七一七年即清康熙五十六年，周鐘瑄修《諸羅縣志》卷八風俗志，內言已“習紅毛字，橫書為行，自左而右，字與右籀篆符異，能書者，令學官習符檄課後役日，謂之教冊仔”。紅毛即荷蘭。所謂“教冊仔”，

即學羅馬字而能讀寫的原住民。據稱，清朝據台後，原住民和漢人之間的田契等文書，都為這些教冊仔所寫，一直到了日本佔領台灣後才終止。由於這些教冊仔以羅馬字拼音所寫的原住民語和漢字對照的契文，曾在新港發現，所以後來的學者把這些文書稱為《新港文書》。這確是原住民留下來的空前絕後的寶貴遺產。

據荷蘭人所記，傳教所及地處，在一六三九年時，已有五處：Sinkan 即新港社，Tavokan 即大目降社，Baccaluam 即目加溜灣社，Soulang 即瀟瀟社 (今之佳里)，Matlan 即麻豆社。荷蘭人的牧師傳教是北至諾羅 (今之嘉義)，半線 (今之彰化)，南至瑯瑤 (今之恆春)，東到卑南 (今之台東)，到處都有他們的足跡。

荷蘭人傳教十三年的成績，據東印度公司的報告，新港社有受洗者 1047 人，幾乎佔人口的全部；目加溜灣社人口 1000 人，教友 261 人，瀟瀟社人口 2600 人，教友 282 人，大目降社人口 1000 人，教友 209 人，麻豆社人口 3000 人，教友 215 人。從一六二九年至一六四三年，甘地地武斯與尤尼武斯二牧師傳洗 5400 人，並有 500 對夫婦行基督教婚禮。

至於在教育方面，一六三九年，東印度公司的報告，已有學生 526 名，4 年後，已超過 600 名，並有 50 名原住民可以充任教師。但在荷蘭人退出台灣前三年，此等教育已近於衰退。荷蘭人所教羅馬字拼音的原住民語言，流傳很久，因在新港一帶使用的最多，所以稱為“新港文字”。

荷蘭人對於原住民所施展的教化工作，可說遠超過西歐宗教家在非洲所做的傳教

工作。可是，由於這種傳教工作，始終是和殖民地統治下的血腥戰殺並行，所以其功效竟化為烏有。鄭成功來台，荷蘭人退去；一七一四年，清康熙派天主教士來台測繪地圖時，所見教徒對基督教理已很茫然。

六. 十九世紀新教之再度傳入

一八六五年，英國長老會派牧師馬雅谷來台，馬牧師精外科，以醫術傳教，設置教堂於舊台灣府治（今台南市）的看西街，但與當地原住民發生衝突，地方官照會英國領事，請移口岸傳教，雅谷便到了換後，又另設置教堂於左營。不久，又派甘為霖與盧加閱來台，甘氏在嘉義傳教，盧氏在彰化傳教。

一八六八年八月，英生鳳山教案，後與前金教堂被圍，英國公使與總理衙門交涉，案始結。英國借租，獲得許多權利，主要的是英商可以自由採購及運銷樟腦。馬雅谷後居台南，設教堂於大東門。

一八七二年，加拿大長老會亦派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至淡水傳教。

一八八四年八月，法國海軍攻陷基隆，並繼續佔領達十個月之久，又同時封鎖台灣，一八八五年三月下旬，並佔據澎湖。台北市民排外心切，大龍峒，新店，松山等處教堂先後被毀，事後賠償一萬圓。

馬偕對北部傳教的貢獻，猶如甘為霖之於南部。一八七三年建會堂於淡水，五股坑，新港，和尚洲；一八七四年，建會堂於三重埔，新店；一八七五年，建會堂於後埔仔，基隆，大龍峒，此外，尚有勿處。馬偕又在自己家內設置夜校，有遠從數十里外來的。

他很受台灣人的尊敬，卒於一九〇一年。

一九一五年，天主教繼新教後，派教士到台北和尚洲觀察，新教徒群起攻擊，指為“進攻台灣的法國的教會”，經廈門西班牙領事與英國領事交涉，始告平息。

據一九三二年統計，台灣南部長老會，即北至豐原，南至恆春，已有禮拜堂一百十餘所，其中十七所在當時已可獨立自足；在南部總會下分高雄，台南，嘉義，台中等四中會，有信徒二萬八千名；一八七六年創辦神學院，一八八五年成立中學，一八八六年創設女校，一八八八年創辦新樓病院；一八九〇年，在台南設盲啞學校，一八九五創設彰化病院。台灣籍牧師 32 名，男傳道師 100 名，女傳道師 10 餘名。

台灣北部長老會，有教務所一，說教所六十，佈教士八十餘名，信徒八千五百一十五名。事業方面則有神學校，中學，女子神學校，女校，馬偕醫院，又附屬癩病治療所，幼稚園。加拿大教士 20 名，台灣籍傳道者 56 名，其中教士有 9 名。

七. 在台湾的日本基督教会

一八九六年，日本已派河合龜輔牧師來台，設立台北日本基督教会，並到淡水，新竹等地設立傳道所。

一九〇五年，日本佔領台灣，日本基督教会信徒中村慶治氏率人來台。當時新教統計如下：

南部：教會三十九所，宣講所九所，病院醫院各一所。教友 2263 名，男教士 85，女教士 3 名，傳道者 30 名，神學生 13 名。

北部：會堂 60 所，病院，學校各一所。

教友 2636 名，教士 2 名，傳道者 60 名，神學生 9 名。

日本佔領台灣後，先後來台的有日本基督教會，日本聖公會，日本組合基督教會，日本聖教會，日本福音教會，日本哈利須都須正教會，荷利尼須修會，救世軍，聖潔教會等，日本牧師亦大量來台。井上伊之助更深入山地傳教，繼之者有賀川豐彦氏，蓮藤千浪氏，台灣基督教青年會，亦由日人松尾宗幽等五人創辦於一八九七年。

一九一五，日本基督徒木村吾謹氏辦台北訓育院，乃一盲啞學校。

* 附錄：

希臘教即東正教，一九一五年曾來台傳道，只限於台北及嘉義兩地，台北教會旋即關閉，嘉義方面，在一九一五年來，有日本人 133 名，台灣人 9 名，而根據一九一八年調查，僅有日本人 129 名，台灣人尚無入教者，當時台灣台北，嘉義兩地各有教堂一所，講習所一所，日本教士一人，一九一五年以後，漸趨衰微，至今已無存者。

至於回教，台灣移民者，有來自泉州者甚多，而泉州在唐宋時即有大食人傳入回教，宋紹興年間（一一三一—一一六二年），泉州即有回教寺；因此，台灣居民中亦有不少回教徒。根據一九五二年的資料，台灣全島回教徒共有一萬多人，多在部隊中，而以海軍最多，佔約三分之二。自大陸移民來台之回教徒中，加以籍貫言，河南，山東，河北各佔二、三千人，其次東北籍，新疆籍約一百餘人，甘肅籍約 50 人，青海籍二、三十人，曾有油印《伊斯蘭》刊物一種，但不對外公開

—完—

(上接 25 頁，北愛爾蘭的滄桑史)

立一個合理的社會制度。

二十三. 共和軍領事權的轉移

愛爾蘭共和軍的領事權，曾一度落入右翼的手中，而放棄了康納利的社會主義的目標，把共和軍奮鬥的目標只限於廢除愛爾蘭南方與北方的分治。為了這個目標，共和軍於 1956 至 1962 年間曾進行多次的游蕩戰爭，結果是慘遭敗北。1964 年卡塔爾，古爾丁 (Cathal Goulding) 被釋放出來，愛爾蘭共和軍才又恢復原來革命的性質。古爾丁是愛爾蘭“正式派”共和運動的指揮人物，由於他的努力與以身作則，“正式派”共和運動又再次成為愛爾蘭主要的革命力量。

二十四. 南愛爾蘭的共和運動

由於北愛爾蘭大郡的表現，南方也開始了大規模的社會行動。例如罷工，反資本集團的剝削，反工業污染，要求提高政治犯的生活條件。今天，除了葡萄牙外，愛爾蘭是全歐最貧窮的國家，全國人口有百分之二十以上被迫到英國去做工，以維持國內家人的生活。全國有許多失業的人，失業委員會已在各地紛紛成立。

—完—

較低收入的中產階級

·吳二編譯·

—有一个年轻小伙子，最先在 Dodge 工作。一星期後，發現工作是那般的乏味，与欠缺令人愉快的工作环境，想想可能在其他地方有较好的工作场所。於是，他轉到 G.M.，才工作三天，又轉到 Ford，——結果，他發現情形都是一樣。最後，这个年轻小伙子問道：“是不是全美國的工作場所都是一樣呢？”

— Eugene Brook

一. 前言

1970年4月，第二部助理秘書 Jerome Bosow 把一份名為“藍領工人的問題”的備忘錄擺在尼克森總統的書桌上。那份備忘錄開頭說：“藍領工人的經濟及社會問題，在過去几年來，已成為日益受人關切的論題。”（“The Problem of the Blue-collar Worker” by Jerome Rosow, p.1）。一个月之内，藍領的建築工人已在全國各地組織了“支持尼克森”的遊行。至此之後，藍領工人不僅是日益受人關切的對象而且也成為密切關懷的一羣。

但 Rosow 的備忘錄所關心的，並不是他們的政治未來，而是當時的經濟狀況。新階層的意见，認為戰後的歲月應該是美國工人階層抬頭的時候。根據他們的想，工會組織不僅可以保護大多數的工人，而且可以保障他們的收入。科技与工作程序的自动化，雖然對他們的未來有所威脅，但工會組織本身會幫助那些被

取代的工人接受教育，進入有關及技術的社會階層。工人享受失業保險、病假、社會安全保險、以及有薪假期。最後，當機器取代了工人之後，藍領工人的傳統上的不便——低社會身分、煩悶的工作、恶劣的工作環境——也會隨之消逝。而且，那些操作機器的工人，也可以進入薪水更高的白領階層，而獲得現代心理學家所謂的“自我實現”的滿足。

不過，事情的發展並非想象的如意。Rosow 論述道，許多工人並未受到滿意的保障，反而生活壓力如故。在六十年代後期，百分之四十的美國家庭——當時約為七千七百萬人口——每年收入僅五千到一萬元。Rosow 描述工人的困境如下：

— 家之主柱是承受很重的家庭負擔的藍領工人，儘管他們中有許多已是白領的辦事人員。正當家中的孩子到達了他們的青年期以及家庭開銷到了最高峰時，大多數負擔家庭生計者剛好面臨兩項事情：

- 他們已碰到了昂貴的停滯矣。
- 他們的開支漸增，當孩子要進大學，而且昂貴的雙親需要供養。

簡單地說，收入無法比得上需求。Rosow 研究某鋼鐵工人的生活，發現當該工人還年輕時他的收入超過需求，但一旦進入他賺錢的高峯四十年時，家庭的需求已大之過駕他的能力以滿足家庭的需求。因此雖然他的收入逐漸地增加，也趕不上家庭積累的需要。同時，Rosow 承認鋼鐵業是藍領工人的最佳職業。

傳統上，有三種途徑，可以避免上述生活困境：昇遷到管理員的職位，或為一個生意人，或進入白領階層的工作。不過事情並不如想象的那般，昇遷的機會是相當稀少的。研究十一个主要工業，發現所有非管理員的工作

中有三分之一没有异遣的机会。Rosow 注意到缺乏异遣的机会，却并不是由于工人缺乏适当的教育。

Rosow 进一步说，如果一个已婚的工人要维持他未婚时的生活标准，他必须做到以下的一项：

1. 在他未婚时高量节俭；
2. 晚上兼差；
3. 他太太也要加入工作行列；
4. 要求加薪。

一般来说，蓝领工人的家庭，却把太太送去做工。这种现象的结果往往导致孩子的缺乏照顾，家人之间的衝突以及婚姻的破裂。

二. 疏 離

在60年代之前，工人的态度与工作条件很少被人关心过。当时很少有新闻记者确切地指出，大多数工人的不满是来自于对他们生活品质的不满意。反而有一些评论者唱反调，例如 Herman Miller，一位研究收入的专家，企图否认“蓝领阶层的觉醒”，却指出大量的物质食品仍为工人所享受，而且工人仍拥有异遣的机会。他进一步说，“蓝领工人的成就，可以清楚地从他们明确的态度中看出来。民意调查已指出，工会的成员已把他们自己视为坚固的大多数的一部分，而不是被疏离的一群。”

Miller 的评论很容易使人误解。若从心理学家把“疏离”视限于个人的基础上，但在19世纪时的概念是指整个阶级的危机的。所以，Miller 所说的“工会的成员已把他们自己视为坚固的大多数的一部分”，似乎忽略了“疏离”一词原来意义，也就是整个“坚固的大多数”仍然有感觉到被疏离——这种感觉是

起自於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无力感，以及对他们自己整个命运的绝望。Newsweek 经过几个月的探访问题之探讨，发表了一篇头条消息，名为“困惑的美国人：有因白人大多数的特别报导”，文中指出“白人大多数正陷入很深的困境中，……正普遍弥漫着低沉的怨怒声……在情绪崩溃的最底层是苦於生活的变向——不管错在那裏，整个社会正在迷失方向”（The Troubled American, Newsweek, Oct. 6, 1969）。

Rosow 也发现人们对生活的不满与浅真，而且强调“担心被遗忘”是较低收入的美国人的共同心态。

關於“被遗忘的美国人”这个问题，可以分几个层面来谈。

工人很敏感地感觉到其地位的下降。

Rosow 的报告指出，“根据工会领导者的说法，蓝领工人有被增强的感觉，觉得他们的工作在社会、新闻界以及家人的眼中是没有社会地位的。”

第二，这种社会地位的下降，强烈地反映了经济现象的实质。工作程序的自动化，已经深深地切入蓝领阶层的工作的范围内。例如：在1951到1963年之间，鋼鐵工業的工人下降20%，但鋼鐵生產額却仍保持不降。这种工外的不受保障的情势，使得新工人裹足不前，年轻的工人就开寻找其他种类的工作，而年老的工人呆下去，只为了等待退休，期望能领取一笔退休金。

第三，在物质的获取方面，工人并没有获得实际的进步。我们经常忽略的一项事实，即蓝领工人实际上已丧失了他们在战後几年内所冲到的经济上的动力，在收入方面迅速地落在管理員、办事員等之後。物價的上漲，已经削弱了蓝领阶层的購買力：在过去五年内，由於经济萧条，工人实际上已丧失了真正的購買力。

(從1957-59年的美元價值來衡量), 從1965年每圓88.06元降到1970年的85.35元。再加上急速上昇的日用品的價格, 使得較低收入的中產階級的人陷入了最大的困境: 在1958年到1969年之間, 根據Wall Street Journal的統計, 每天的醫院醫療費上昇101%; 汽車保險費上昇44%; 醫療費上昇38%; 財產保險費上昇36%。

三. 被遺忘的一群

Rosen指出, 政府的經濟措施對於較低收入的中產階級有巨大的不利。他大膽地指出1969年的Tax Reform Act, "對於較低收入的中產階級, 並沒有提供適當的幫助。" 一對年收入八千元帶有兩個孩子的夫妻, 可以免除一些稅金, 但所獲得的免稅額為數甚少。其次, 當時的稅制對於較高收入者較有利。再者, 免稅的幅度與孩子的年齡沒有直接的關係。最後政府對於家庭教育費的增高, 並沒有採取適當的措施。

除了聯邦稅制的失敗, 州及地方稅制的開創中, 都給工人很大的打擊。例如, 1971年的州及地方對較低收入中產階級家庭所收的稅平均為700元。因為州及地方稅本倚重財產稅及營業稅, 日常必須消費, 例如食物房屋及汽油都收了稅, 而構成富人收入大部的經營所得都免稅。這種稅制所產生的結果是, 窮人及較低收入的中產階級: 人都要付稅, 而較高收入的中產階級及富人卻能避稅一些扣稅。以實際的百分之率計算的話(根據尼克森總統的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ors的統計), 我們得到下列的數據: 在1965年內, 那些收入低於兩千元的人須繳收入的25%; 那些收入在二千元及六千元之間的人須付10.5%; 那些收入介

於六千元及一萬元之間的人繳收入的9%; 相反的, 那些收入高達一萬五千元的人只須付其收入的7%。(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69)

工人在為他們的家庭購買一幢房子時, 可能會遇到同窮人一樣的困難。The House Banking Committee 調查研究的結果, 發現新房子售價在二萬元之下的甚少, 這意味著工人們必須住舊房子, 或住在活動的拖車房或工寮。如果一個工人以分期付款方式購買房子的話, 兩年或三年付完款項之後, 所付的房價比原價高一倍以上。單是利息就花了一個藍領工人3年年的薪水。

如果一個工人或他的家人生病了, 或發生嚴重的傷害, 工人的遭遇就更慘。由於工作關係, 工人比其他行業的人更容易受到傷害, 但所應得的醫療照顧卻不比其他行業的人更適當。一份研究1962年紐約市卡車司機接受醫療照顧的報告中指出, "入院接受治療而有勞工保險的患者中, 有45%無法獲得標準的照顧; 入院治療的孩子中有60%缺乏適當的照顧……"

除了無法得到適當的醫療照顧之外, 較低收入的中產階級在法律上也常常被忽略。美國是一個注重法律的国家, 而且法律與秩序一直是較低收入中產階級者最關切的話題之一; 但在法律上受到最大獎賞的卻是較低收入的中產階級。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主席接受Time雜誌訪問時承認這項事實, 而且進一步指出, 窮人實際上比低收入的中產階級獲得更佳的法律服務, 因為前者在War on Poverty的照顧下能獲得法律的幫助以及新的法律服務。而且, 一筆為數可觀的法律費用, 是工人及其家庭所負擔不起的。在70年代初期, 單是打電話向律師請教, 就要花費25元; 一件小訴訟案件

少说也要几百元。對於富人或有盈餘的人，這筆訴訟費可較昂貴，但還付得起；對於窮人，則政府代付其費用。但對於工人，這筆費用往往使他們畏於上法庭。

四. 科技並未改善勞工的生活

過去二十年的流行講法，認為藍領工人在各方面已獲得顯著的改善。持有這種講法，理由不外是工資已提高，教育機會也增加；而且更新穎的理由則是，經濟也從純工業走上服務業的經濟。

關於上面的說法，我們有幾項反駁。第一，工資提高但工人一直被不斷提高的物價及稅金所苦。第二，由於經濟發展愈來愈倚重科技，使得教育要求的水平逐漸的提高，因此如同收入增加生活費提高一樣，教育水平雖提高但工作所需的教育要求也不斷地提高。

接著，我們來看看經濟從純工業走上服務業對於勞工階級的生活是否有所改善，亦即科技是否使勞工階級的生活獲得改善。的確，自動化的操作已在工業上扮演了愈多的角色。藍領工人的勞動力已在總勞動力上大大地減少。於是一些理論家就提出了所謂新階級的說法。這意味著美國已跨上了一个新的階段，也就是勞動減低甚至消滅，而原先的勞動階級進入了休閒以及發展潛能的階級——即所謂的新階級。

這種說法似乎忽略了兩項事實。第一，新勞工的大量投進的那製造業的部門，所得的平均工資低於製造業的平均工資。第二，新階級所耗費的心力並沒有相對地減少。

在1967年內，一個生產部門或非管理員的平均週薪（扣稅後）低於91元，在製造業部門平均週薪101元，在建築業，週薪133元，而

在財務保險以及地產部門工作的白領階級，平均週薪只有85元，但在零售商店批發商行工作的，平均週薪却只有75元——只稍做高於貧窮線。在貿易商行工作的週薪之所以低，部分是由於大量的半天工及工人介入。例如，1967年，在零售商行工作的，平均每小時收入為2.01元。這種工資是相當低微的，特別要考慮維持全家的生計。在服務部門內，工資往往更低。例如在大廈內的服務工人以及洗衣店的工人，每週只賺64元，旅館內員工的收入更少，每週只有56元。（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Employment and Earning Statistics for the U.S. 1909-68, Washington, D.C., 1968）

一個私人的經濟研究機構 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發現白領的新勞工也有相仿的低報酬。該機構發現，在大都會區內，各行業新勞工每年的收入只稍做高於窮人收入的一兩千元。秘書的收入大約在四千元到六千元之間；打字員及速記員的收入在四千元到五千元之間；而專業人員在五千元到七千元之間。（參考 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 Economic Almanac 1967-68, New York, 1967 pp. 76-77）

某些經濟學家曾論證說，這些低的工資往往是補充性的收入，因此不會影響整個家庭的生計。亦即這些工資往往是那些想要彌補家庭收入的家庭主婦及孩子來賺取。即使這項論證是正確的，却也反映了几項事實。第一，孩子是缺乏雙親照顧的；第二，這個國家仍有许多低工資的工作，因為還需要家庭主婦及孩子外出工作以彌補生計。

直接地說來，這些統計數字反映了一項明顯的事實，即我們所謂的已達到的富裕，並不是經由收入或財富的重新分配得來的，而只是

意地順應經濟必然性促成的。工人並不是從
改進的工資結構中獲得應得的利益，反而為了
要討付高福利的期望，不得不送來妻兒家庭的其
他成員到勞工市場去。

最後由領工的收入沒有相對地提高，正
反映出科技並沒有很大地改變勞工的基本條件。
而且，勞工工作的條件與工廠的整合生產線連
在一起：一層不變的工作，無數的分工，嚴
格的編制，工作的無目標，而且煩悶。這種氣
氛也感染了大度裏工作的辦事員。Newsweek曾
有一次意地的研究中表示階層，範圍不僅包括生
產线上的勞工，也涉及了白領階層的辦事員，
研究結果發現他們的抱態是相似的。一位在大
保險公司總部上班的辦事員曾自我表白：“這
真是無聊的生活……每天早晨之後，做同樣
的工作，已令人感到很深的挫折感。回到家
你不禁反問自己：‘今天我到底做了啥？’”
(The Troubled American; Newsweek)

從藍領階層到白領階層，並沒有改變大多
數工人的地位。一個保險公司的辦事員，其父
親是工廠送貨或雜貨店員，而其父親的父親是
個煤礦工人，却仍保持藍領工人的價值觀。
他們保持傳統的生活：40小時一星期，50週一
年的令人厭煩的、平凡的、破壞心累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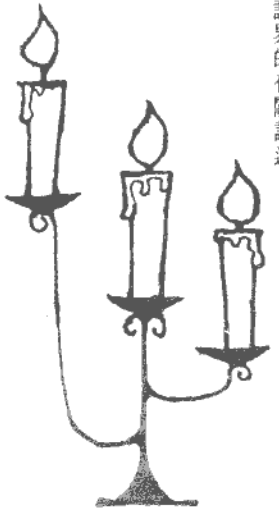
完



一九六六年間，發生所謂「新生報匪謀案」，
姚勇來與沈嫻嫻夫婦被捕，沈嫻嫻被嚴刑拷打致
死，而後以「畏罪自殺」結案。這和陳文成之被宣
稱「畏罪自殺」，前後如出一轍。一年多以前，警
總人員逮捕林義雄進行拷打詢問時，也逼過他：「
如果你不說，幾個人痛打你一頓，打死了，就說你
是畏罪自殺。」（見林義雄《備忘錄》）
陳文成的遭受擊斃命，究竟是失手打死或蓄
意造案呢？這兩種可能性都存在，但以後者為大。
陳文成的身體十分強壯，辦案人員即使使手腳重
些，也不致於斷命。由他身上的嚴重內傷：內臟出
血、恥骨破裂、肋骨折斷十三根之多，這種傷勢絕
非拳打腳踢的現象，乃是使用美製警棒型的鐵棍
（外面用塑膠裹著的鋼鐵棍子）猛力擊打所致。
由於「彩虹情報」的誇張報告，特務機構遂誤
以為陳文成是「左派」、「台獨」暴力份子。七月
七日親國民黨的《世界日報》還刊載來自台北的一
篇報導說：「因為陳博士同一小撮極端份子有來
往，所以警總的『彩虹情報』（『彩虹』同『探紅』

諧音，意即「消滅赤色份子」）早就掌握有他的
資料。近年來，在海外的台灣同鄉之中有一種新的
論調：以為高雄事件的發生可證中產階級的改良主
義行不通，今後應走基層羣衆的革命路線，要「革
命」，當然非循暴力途徑不可。目前的工作宜秘密組
訓返台見機從事云云。特務單位根據「彩虹情報」，
把陳文成當成這樣的對象，又逢選舉在即，更增加
他們「殺一儆百」的決心。因而，陳文成之一經傳
訊，便陳屍母校校園，絕非出於偶然。把屍體放在
台大校園裏，也加強了恐嚇知識青年的效果。
陳案爆發後，警總負責人還洋洋得意地誇示
「彩虹情報」的靈敏，宣稱對陳文成在美活動「瞭如
指掌」（《世界日報》），舉凡陳文成往來信件、
談話錄音帶都一一收總，未料這消息傳到美國各
界，竟引起軒然大波。
認識陳文成的人，都不認為他是個「極端份
子」。同事們心中，他是個有潛力的年輕學者，大家
都說他不是政治的活躍人物；國民黨中常委辦的
《聯合報》，也說「陳文成在美國的政治活動不算激

烈」（七月八日）；親台北的學者許倬雲曾指出：「聽
說在匹城的台獨激烈主張者曾公開聲稱要揍他，因
為他曾公開澆過他們的冷水。」（七月卅一日《中
國時報》）然而，「彩虹情報」的不實報告，竟導
致陳文成遇禍的起因。因而，消息傳來，經賽特校
長（Dr. Richard M. Gyert）和里奇（Jim
Leach）議員的正義呼聲，美國全國各地竟紛紛起
而責難。
國民黨特務活動的佈滿全美，威脅校園自由，
是為美國輿論譁然的主因。如此強勢的反應，誠非
國民黨當局始料所及。筆者下期當為讀者摘譯美國
輿論界的有關評述。



民主的傳統

—文凡—

一. 前言

在今日世界裏，即使權力慾最旺的獨裁者，也會刻意在修辭上下功夫，藉以隱藏他們的政治野心，於是一些像“指導的民主”或“獨裁的民主”的語調也就度運而生。法西斯主義者認為他們的政權是“最完善的民主”，因為他疏通了領導者與跟隨者之間的管道，使二者有最直接的交通；馬克思主義者向我們保證，無產階級專政可以提供真正的民主，因為它主動為所有人民服務。若要了解這類民主的本質，只有清楚解釋民主觀念的意義，這要從兩方面來做，一是從歷史發展上着手，另一是就民主觀念在現代的使用上來看。前者，我們已在24期“古希臘的政治變遷”做過初步的嘗試，現在，我們就從後者做概要的探討。本文只希望拋磚引玉，引來更多有份量，更深入的有關這方面的討論。

不過，這件工作是困難的，特別要與其他意識型態做比較。馬克思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是十九與二十世紀的現象，但民主的觀念早在古希臘就有了。時間拉得那麼長，我們能否在几世紀前即有的政治觀念以及最近才起源的觀念體系二者之間做比較？假定能，我們是否要討論整個民主觀念的歷史？還有，推溯整個民主觀念的發展，我們找不到一本像資本論解釋經濟現象一樣權威的書來解釋民主的觀念。最後的困難是，民主觀念，法西斯主

義與馬克思主義三者似乎處理各自的問題，他們的觀念體制在範疇上是有很大的不同。例如，馬克思主義可視做一種經濟學說，相信某些經濟問題若得到解決，政治問題即可迎刃而解。另一方面，法西斯主義基本上可視做一種政治學說，國家是它主要的目標，任何經濟革新旨在建立一個更偉大的國家。至於民主，一般認為是政策決定的過程，借投票，大多數的原則等來推動，它可以達到不同的目的，例如民主的資本主義或民主的社會主義，即使這二種主義的經濟學說是互異的。早期馬克思主義的修正者 Berstein，嘗試透過民主的決定過程，以達到馬克思的經濟目標。這種主張確實很吸引人，因為它縮小了各種意識型態之間的摩擦。然而，如果把民主只當做過程，似乎又忽略了民主發展的史實，民主的傳統在於發展人性，人的動機以及人的願望。簡單說民主不僅是一種過程，也是一種哲學，一種理想。

二. 英國自由主義的遺產

英國自由主義的起源自十七世紀後期及十八世紀，通常包括像洛克 (John Locke)，穆勒 (John S. Mill)，亞當史密斯 (Adam Smith) 及霍布斯 (Thomas Hobbes) 等思想家。當然，自由主義的發展不限於英國，法國的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也是這方面的代言人。各家學說雖異，却有共同的精神，處理類似的問題，形成一致的思想型態。他們不盡然已提出完整的人的哲學，不過他們確實發展出一套當代民主思想的基礎。有了這層認識，我們開始探討他們的一些觀念。

英國的自由主義者標榜以不受社會習俗及政治組織所拘束的觀點，來探討人性的問題。他們嘗試以人的本性狀態來思考人，這種意識取向如同馬克斯主義者描述人從原始共產狀態到純粹共產狀態的變化，或墨索里尼的信仰者把人斷言為社會的動物。他們希望人能排除習慣的模式與政治壓力，依照自己的本性來行為。這涉及人性的基本特質的問題。

首先，我們考慮人的個體性。對個體的看法，程度上有所區別，但基本上，英國自由主義的傳統，強調個人主義，即人以自主的個體而存在，並先於任何的社会規約。因此，我們不难看出他們與馬克斯或法西斯主義的不同。對於法西斯主義者而言，人之為人，在於他是團體或種族中的成員，他占團體或種族之間的流通，界定了他的真正存在。就馬克斯主義者來說，人是群居的，互組成具有共同價值取向的社區，而在組成的社區，人所面臨的主要困難是經濟的問題。至於英國的自由主義者，他們主張個體本身即至高的。人擁有某種權利，即自然的權利，人性本身即附有這種特質。這種權利不必經過國家或任何組織來認可。某些自由主義者主張，人擁有獲取他想要的東西的權利，甚至獲取他人生命的權利。不過，這種毫無限制的權利因其他人也擁有這種權利而被抵消了。

人大部分是受他想要獲取東西的私慾

所支配，他基本上只滿足於他的慾望。

大多數自由主義者強調人類動機的情感基礎，而人類的理性，只是做為支配行為的主力而已。人是受他們自己的利益所支配；而人類的理性用來有效地保障那些慾望的運作。在這裏，產生了衝突；因為人的私利引導他們去欲求相同的東西，而沒有法則可用來決定誰的欲求是合法的，也就是說每一個人擁有自然的權利以獲取任何事物，因此他們的慾望必然會引導他們去注意相同的對象，於是產生了合法擁有權的爭執。只要無限制的權利存在著，人不管在財物上或生命都有不安全感。由於這種衝突，使得人懂得使用理智去尋找出路，人的私利得以妥善處理，而不受自然的狀態所支配。

三、霍布斯與洛克

那些對政治思想史有認識的人，很難承認霍布斯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霍布斯的聲望是建立在他鼓吹國家應該擁有最大的權力之上。一般說來，他可以算是一個有系統地介紹極權主義的理論家。在本文裏，我們用不着深入探討他的學說，不過，我們要指出，他之所以會鼓吹國家權力至上，多少是出於他的存在主義的觀點，現抄一段以供參考：

在人的自然狀態裏，是容納不了勤勉的，人用不着勤勉工作，因為人類無法確知工作的預定成果是否會到來。因而整個地球上談不上文化；沒有海陸交通；沒有適合人居住的建築物；沒有地球表面的知識；沒有時間；沒有藝術；沒有書信往來；沒有

社會，尤有甚者，人一直處在持續的焦慮恐懼中，時時有受暴力摧殘致死的危險；再加上人的生命是孤立的，可憐的，殘酷的且短暫的。

這段話引自他的名著極權國家 (Leviathan) 一書 (P.107)，由於經常被引用以介紹他存在主義的觀見，而成為一段名言。根據霍布斯的眼光，人經常受懷疑是否真正存在的恐懼感所支配。在人的自然權利之中，人有權去擁有任何東西，包括奪取他人生命的權利，因此沒有人會感到安全，結果，人類生活所能忍受的一切適宜的東西都被剝奪了。不過，霍布斯進一步指出，人類並不是在這種狀況下，渡過他悲慘的一生；人懂得應用自己的能力，來改進他的自然狀態。自然狀態的恐懼感的反面，也就是人自然地去尋求自衛。所有的人具有基本的權利，來保護自己，免受他人的攻擊，以及尋求繼續生存下去。在這種人類情感的共同要求之下，人可能使用他理性的一面，去創造人為的事物，以保障自衛的最小目標。在共同的協議下，人的理性告訴自己，為了達到自衛的基本目標，人就得放棄某些自然的權利。這種用理性來約束自己的過程，稱為社會契約 (Social Contract)。

依照霍布斯的眼光，人類為了尋求某種程度的和平，自願放棄一些沒有理性約束的自由，於是他們結合在一起，同意放棄所有人類的自然權利，而只保留了自衛的最基本權利。他們創造政治協議，把權利委託給某個稱為最高元首的人，他負責確保社區裏所有成員的自衛要求。

為了達到這項目的，這個最高元首可以使用不計任何後果的一切方法。就這一真來說，難怪霍布斯被稱為當代極權主義之父。他學說中的最高元首，有權發佈任何種類的命令，在社區尋求和平的要求之下，所有社區成員同意服從命令，即使因此喪失了他們的最起碼的自由。霍布斯欲他的理想國為極權主義國家。在這樣的國家裏，只有一種情況，人民才有理由推翻既定的政權，亦即如果那個最高元首無法確保社區成員的自衛要求時，他們可以收回他們的委託。不過，在這種極權的體制之下，要推翻一個政權談何容易，因為一旦那個最高元首握有大權，即開始設置任何有利於自己鐵握權的措施。不過，從霍布斯的著作中，他並不期望那個最高元首發展出一個真正極權的國家，全面控制每個人的生命財產。

事實上，單從霍布斯的著作中，我們很難劃分他的政治學說是否在談民主，或只談極權思想，因為除了上述的一極權的看法之外，許多民主思想的主要概念，依然表現在他的對人的觀見，以及國家起源的見解之中。先天的個人主義、極端的自由、自然權力、相對平等，以及以情感做基礎的動機，這些都是自然人所具有的特性。再者，社會與政府的形成，是人類潛能的具体表現，而且政府與社會被用來服務人群，以滿足個人自私的一面。其次霍布斯也談到了，政府的形成是經由被管理的人的同意才形成的，而且被管理的人有權去防止任何權威的濫用。不過，霍布斯學說的本質，是闡述了自由傳統的悲觀一面。人類雖天生自由的，獨立的，以及平

等的，但為了自保，不得不建立一些制度來限制自己的行為。最後，霍布斯對人的看法，即人一直受激情所左右，而且不斷地滿足自己最大的私慾，甚至犧牲別人的權利，也在所不惜，這是民主學說中的大問題之一。

以後有機會，將另文討論這方面的問題，這涉及了大多數人的原則以及少數人的權利之間互相衝突的問題。

接著，我們來談：洛克的學說。洛克的基本假設與霍布斯相同，不過因而導行出的社會與政府的觀念，二人的看法就分道揚鑣了。洛克有關於人的自然狀態，雖有几處與霍布斯相似，但有一些差異處，值得提出來討論。依照洛克的看法，人是個別的、自由的、平等的，而且擁有上帝所賦予的一些自然權利。

洛克巧妙地引進了上帝的概念，認為人的自然狀態裏存在着某種共同價值，人受到上帝內在道德命令的支配，因而人與人之間彼此尊重對方的權利。在某種意義下，我們可以說，表現於自然狀態之中的原始社區，即是以上帝為最高元首的人類的社區。不過，上帝附加在人類身體的共同價值，與人不斷擴展的私慾，二者經常發生衝突。這種衝突產生的主要理由，是人類無法全然依照自然律而生活。人經常受情感所支配，因此很難把上帝所規定的自然律運用在特定的日常生活中。所以我們所需要的是人類的判官，懂得把自然律應用於日常生活裏一些特殊情境的人或制度。在此處，洛克要表達的是，人類天生的私慾使得當涉及個人利益時做了不公正的判斷；因此，我們需要一個利益中心的第三者來主持正義。我們清楚地

看出，關於自然狀態互相衝突的概念，洛克的見解是不同於霍布斯的，霍布斯認為人類的狀況是無法忍受的，而洛克認為人類的自然狀況，只是不方便而已，人類可以藉著理性的能力來改善這種不方便的狀況。二者的區分雖然瑣碎，不過我們可以看出問題的消極與積極的兩面。就霍布斯的看法，人是被迫地放棄自然的狀態，洛克則認為人情願放棄自然的自由，而建立起政治的或社會的組織。

洛克談的不只是霍布斯傳統的社會契約，他還談到了託管關係的協定。剛開始時的契約稱為“社會契約”，在這種契約之下，人們一致同意放棄自然狀態的整個自由，並共同建立起適合居住的社區。然後，整個社會再進入利益中立的第三者的建立的階段，這就是“政府的開端”。這時，託管關係的協定，在本質上是不同於早期的社會契約。基本上，前者不足以稱為契約，因為協定的雙方（社會與政府）並不是平等的。政府本身沒有權利，而是在協定的過程中，社會把一些必要的義務附加在政府身上。除此之外，政府組成所需要的協定，並不是整個社會成員的一致決定，只是社區大多數成員同意的而已。社會付於政府一些權力，以履行必要的責任，例如保護社區，以及一般社會福利的施行。至於社會應該付於政府多大權力，在此暫時不談，不過，我們要指出一項重要的事實，即社會依照多數的原則，建立起政府，它也同樣可以依照多數的投票，來廢除政府。如果我們真的可以用這種方式來推翻政府，那整個社會就不會陷入霍布斯所擔憂的混亂狀態，因為即使政府被推翻了，原初的社會契約還是保持不變。

洛克的這種社會與政府雙方協定的概念，為我們介紹了自由主義傳統的另一個重要的元素。在霍布斯眼光中的國家裏，政治系統與國家的組成分子二者是一對一的關係。就霍布斯的看法，人雖然保有自求安全的權利，不過沒有中間的媒介團體，足以緩和或監督國家的力量。在洛克的系統中，有三種層次的關係：每一個人擁有使自己成為人的資格的自然權利；每一個人是社會結合體的一分子；同時，每一個人也要服從由政府所頒佈的合理法規。在這樣的區分下，洛克清楚地劃分了公眾的與私人的生活。洛克區分公眾與私人的層面，正可以與馬克斯主義及法西斯主義二者比較。在法西斯主義之下，個人藉貢獻給國家，使其偉大，未達到自己生命的圓滿實現，因此個人的所有行為直接與國家利益息息相關。在當代馬克斯主義下，每一個人被視為社會主義的建造者，而且個人的每一個活動都與公共事務相關。

四 結 語

有了以上的認識，我們再來比較台灣與中共的教育政策。在台灣鼓吹務孝作忠，效忠國家為人格的最完滿的表現，例如岳飛故事的搬上教科書上。至於中共的教育，則強調服務社會，自我犧牲與勤勞工作最為重要，現抄一段（取材自八十年代一卷五期）：少年先鋒小凱，負責為生產公社牧羊，有一天由於丟掉牧羊狗，深恐遇到野狼，使他一時畏而止步，可是想到羊群是公社的財產，不吃草將無法成長，他勇敢邁向前進，不久狂風暴雨，他不顧自己生

死，照顧羊群，截至體力不支，昏迷不醒，當他被生產公社人員送醫急救蘇醒時，第一句話即問道羊群是否走失了？

基本上，兩方面的教育政策都在強調個人公眾的層面，亦即前者在鼓吹法西斯主義，以國家利益為前提，後者則提倡馬克斯主義，加強社會意識。這本是無可厚非的，不過，如果過份強調人的公眾的一面，而喪失人的私人一面，則國家利益可能演變一黨或一集團的利益，而社會意識可能變質為反人道的唯社會意識，結果民主的理想——發展人性，人的動機以及人的願望——就會落空。

—完—

（上接才26頁：詩）

無數的人民領袖也是這樣犧牲的。
憤怒的愛爾蘭人民一定會沿着你的
道路前進！

從北愛爾蘭，從全世界各個角落，
直到粉碎帝國主義的壓迫，
直到人們能驕傲、感激而自由地
在你底祭壇上獻出他們的
吊念和祝福！

安息罷，鮑比善茲！

在這個正義橫遭摧殘的人世，
你的犧牲將是暮鼓晨鐘，
鼓舞被壓迫者前進的決心！

北愛爾蘭的滄桑史

資料組

一. 前言

愛爾蘭是英國的才一個殖民地。西元1155年，教皇艾德里安四世（Adrian IV）把愛爾蘭當作一份遺產，贈送給英王亨利二世之後，愛爾蘭民族就具備了革命的精神，到了最近又完全把這種精神表現出來。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在60與70年代之間斷續之地爆發戰爭，正是這種精神的具體表現。

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西方國家裏，只有美國黑人解放運動或法國1968年的五月風暴，同愛爾蘭的革命運動，獲得全世界廣泛的注意。但有一與不同的是愛爾蘭今天的鬥爭，乃是八百年來反殖民主義運動所積累發展的結果。愛爾蘭是英國才一個殖民地，也是才一個開展民族解放運動的國家。

二. 英國人入侵的經過

距今約八百年前，即1169年，英格蘭人開始入侵愛爾蘭，建立他們的帝國。從此之後，愛爾蘭的起義層出不窮，到1603年詹姆斯一世時，已爆發了十多次的大起義，其中以阿爾斯特（Ulster）地區的起義特別厲害。阿爾斯特位於愛爾蘭的東北部，即今天的北愛爾蘭。每次戰敗後，就有一些北愛爾蘭人被迫向南遷徙，放棄自己的土

地，以低價賣給那些趁機渡海到北愛的蘇格蘭人。

這些殖民於北愛的蘇格蘭人，與那些向美洲實行殖民政策的蘇格蘭人具有相同的血統。他們一手拿著聖經，一手拿著槍械，以傳教之名，行殖民之實。

17世紀時，為了爭奪英國王位，新教徒與倫伯公爵威廉三世（William of Orange）向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宣戰。1689年，詹姆斯二世敗北。於是愛爾蘭的24萬畝的土地，有百分之五十五，完全掌握在新教徒的手中，愛爾蘭本地人反印成為英格蘭及新教徒地主的佃戶，而且當威廉三世取得政權時，更對愛爾蘭南方施行經濟剝削。工業革命後，並以北愛做為市場。

三. 愛爾蘭人聯合會

愛爾蘭的才一個自覺的共和運動開始於北愛。一位名叫吳爾夫·托恩（Wolfe Tone）的新教徒，發起“愛爾蘭人聯合會”（United Irishmen），把愛爾蘭內的新教徒與天主教徒聯合起來，共同反抗英國的統治。在法國革命的衝激之下，這個聯合會曾於1798年奮起反抗英國國王。

四. 飢荒

在英國殖民政策的控制之下，愛爾蘭境內逐漸形成單一作物的耕種。1845至1850

年間，愛爾蘭發生大規模的馬鈴薯荒，愛爾蘭的八百萬人口剩下一半，人口減少的原因，是有一百萬人餓死，另有三百萬人逃荒的它地去了。

五. 愛爾蘭共和運動與地方自治運動

為了反抗英國在愛爾蘭境內的鎮壓，芬尼會之員 (Fenian) 的共和運動秘密地組織起來。在反對芬尼會政治犯被壓迫的運動中，“國際勞動者聯盟”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扮演過重要的角色。馬克斯的女兒愛蓮娜·艾維琳 (Eleanor Aveling) 曾向全世界發佈消息，揭發了芬尼會政治犯所遭受的生活迫害。19世紀末期，“愛爾蘭共和會友” (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 宣告成立，希望透過“有形的力量”，即武裝鬥爭，爭取獨立。同時，“新芬” (Sinn Féin) 組織，取代了“蓋立克聯盟”；前者是爭取地方自治的議會組織，而後者是反對英國文化入侵，以維護愛爾蘭文化的傳統。

六. 奧爾治教團及統一黨

1912年，由於英國自由黨人的努力，下議院通過了愛爾蘭“地方自治”的議案，但卻被保守黨人佔大多數的上議院所否決。因為，保守黨人深知，如果失去了愛爾蘭，大英帝國即會崩潰。而且，愛爾蘭境內保守的新教徒也反對愛爾蘭的地方自治，因為他們的工業，需要倫敦方面的財政幫忙。

奧爾治教團 (The Orange Order) 當時統治著北愛的反動新教徒，它所領導的政黨，即統治黨 (Unionists Party)，成立了“阿爾斯特志願軍 (Ulster Volunteers) 欲以武力反

對地方自治。他們使用偷運過來的德國武器，企圖在阿爾斯特的九個郡 (即北愛)，成立一個省政府。他們的企圖，得到英國保守黨人的完全支持。

七. 愛爾蘭公民軍及愛爾蘭自願軍

1910年，詹姆斯·康納利從紐約回到愛爾蘭。康納利曾在紐約組織過“愛爾蘭社會主義聯盟” (Irish Socialist Federation)。他以此種經驗在愛爾蘭境內成立一個“愛爾蘭運輸總工會”並任主席；透過了工會，成立了“愛爾蘭公民軍”，以保護罷工的工人，阻止警察的襲擊，並且為一個獨立的“愛爾蘭工人共和國”而進行戰鬥。這是20世紀在西歐成立的第一支工人軍。

同時，“愛爾蘭共和會友”組織也成立了“愛爾蘭志願軍”，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全部的“愛爾蘭公民軍”和大部分的“愛爾蘭自願軍”都拒絕參加英軍，他們拒絕的理由是，“我們既不為國王服務，也不為凱撒服務，而只為愛爾蘭服務。”

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康納利的看法與列寧相似，認為那種戰爭是帝國的侵略戰爭。

八. 復活節起義

1916年，“愛爾蘭志願軍”與“愛爾蘭公民軍”共同創立愛爾蘭共和國臨時政府。這一年的復活節，在康納利的領導下，都柏林爆發了一次起義。這次起義經過一星期後，被英國軍隊制壓下去，康納利受傷被捕，並被抬到軍事法庭上受審，於5月12日

遭到槍決。直到今天，康納利一直是愛爾蘭人所尊敬的革命烈士。

九. 愛爾蘭共和國及共和軍的成立

1916年的“復活節起義”雖然失敗，但這並不表示愛爾蘭共和國的終結，反而帶給了愛爾蘭的政治獨立。1918年，在英國議會的選舉中，贊成愛爾蘭獨立的“新芬”組織，贏得了愛爾蘭107席中的70席。後來“新芬”組織的議員拒絕到西敏寺（英國議會）開會，而留在都柏林，組成獨立的愛爾蘭共和國的國民議會。又成立“愛爾蘭議會”，有自己的法庭及軍隊，即“愛爾蘭共和軍”（Irish Republican Army: IRA）。

隨後的三年，IRA曾對英國進行了全面的游擊戰。愛爾蘭曾經想藉在美國的大批移民，影響美國的政局，幻想得到華盛頓的外交承認。但這個幻想破滅了。相反的，剛成立的蘇聯政府，反而成為第一個承認愛爾蘭共和國的國家。

十. 南北分治

1920年，英首相 David Lloyd George 強行實施一個方案，即承認“愛爾蘭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但把東北地區的阿爾斯特9個郡中的6個郡，與愛爾蘭其他地方分割，允許這6個郡有自己的議會，設於斯托蒙特（Stormont），並可派有代表出席英國議會。阿爾斯特的保守的新教徒不喜歡這個方案，因為它允許愛爾蘭地方自治，但他們也承認這樣的南北分治總比整個愛爾蘭都歸都柏林統治為好。

愛爾蘭共和國沒有接受這個方案，1921年簽訂的英愛條約規定把愛爾蘭分成兩個邦，一個是殖民主義的北愛爾蘭（包括Ulster的6個郡），另一個是新殖民主義的愛爾蘭（其餘的26個郡）。

十一. 利用宗教偏見製造分裂

長期以來，北愛執政黨以及英國當局的政策就是要利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二者的宗教偏見，而使北愛的勞苦大眾陷於分裂的局面。北愛境內新教徒工人的收入，雖比英國其它地方的工人少，但比當地的天主教徒工人還多。

自50年代以來，由於長期的經濟蕭條，加上政治的迫害，大約有50萬天主教徒逃出北愛。假如他們繼續留在北愛，那麼天主教徒終會成為北愛的多數，因為其出生率高。所以北愛統治當局對天主教徒實行經濟歧視，便成為維持新教徒多數所不可缺少的策略。愛爾蘭南方也有類似的情形，長期的經濟停滯曾於1970年迫使愛爾蘭共和國向外移民15萬。在二十世紀裏，愛爾蘭共和國成為世界上人口絕對數字減少的第一國家。

十二. 北愛爾蘭經濟蕭條與失業情況

除了工資低以外，北愛天主教徒人口流失的另一個理由，是缺乏工作機會。根據1971年最保守的估計，德里天主教徒男性的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二十六；鄧根隆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三；貝爾法斯特為百分之十七。在某些貧民區，如貝爾法斯特的南福爾斯，大

多數居民都失業。但以上的數字還是 1971 年 8 月危機前的估計。後來，由於煤礦城市戰爭，以致經濟投資減少也都使失業的情況更加嚴重。

根據 1972 年的估計，在北愛爾蘭，男子的週薪平均為 45 美元，女子為 28 美元；在南愛爾蘭，男子週薪平均為 38 美元，女子為 21 美元。

十二. 新旧殖民主义的手段

如果說北愛與英國的關係是殖民主義的關係，那麼南愛與英國的關係可以說是新殖民主義的關係。愛爾蘭的整個出口，大約有百分之七十五輸往英國。歐洲沒有一個國家像愛爾蘭這樣只依賴一個市場。大部分愛爾蘭共和分子認為，南北愛統一起來，在經濟上也划算得多。比如說，一個政府的行政費用比兩個政府少得多。

北愛爾蘭人若要行使選舉權，必須擁有一定的財產數額。所以有 25 萬人（約為北愛成年人口的四分之一）失去了選舉權。在貝爾法斯特有百分之二十二的市民列入申請在屋名單上已有二十年之久。在德里，自 1922 年以來，只建過 500 座房子，而這些新房子幾乎全部保留給向執政黨（統一黨）靠攏的人。

十四. 宗教歧視

一般說來，天主教徒的家庭成員比新教徒大。他們受歧視的地方，是不管家庭成員有多大，只有那個登記財產的人，有權參加選舉。在德里，統一黨人只代表全年人口的三分之一，卻佔有市議會的 60% 的席

位。在盧爾根市天主教徒佔人口的 40%，但到了 1972 年止，一直沒有一個天主教徒當選為市議員。後來，北愛民權運動要求執政黨當局奉行一人一票的選舉政策，解散只由新教徒組成的“特別警察”，以及進行其它改革。在民權運動的壓力之下，北愛當局雖做了某種程度的讓步，但大部分並未實施，反而採用了一些新的法律，予以鎮壓。

十五. 特別權方法

像北愛那樣動搖的政權，只有依靠武力才能維持，執政當局曾設立了集中營，拘禁了八百名政治犯。北愛政府同時擁有行使“特別權方法”的權力，它最初是用來對付“愛爾蘭共和軍”。

根據這個法案，北愛當局有權：不須持有任何拘票即可進行逮捕，不須進行審訊即可抓人入獄，廢除人身保護法令，不須持有任何令票即可隨時入民房搜查，禁止人民集會遊行，允許軍警進行鞭打等。此外，任何人只要從事任何“被認為有害於維護和平及維持秩序”的事情，都將予以逮捕。

十六. 北愛的民權運動

北愛民權運動的最初要求並不高，只要求停止宗教歧視以及在選舉中一人一票的原則。1968 年，民權運動舉行第一次的加平示威。但四個月後，“皇家阿爾斯特警察”竟用進德里，見人就打。

1972 年 1 月 30 日，英軍殺害了 14 名示威的群眾，北愛的民權運動達到了高潮，人們把這一天稱為“血腥的星期日”。

十七. 軍事鎮壓與經濟危機

1970年英國議會投票通過由北愛議會設置一個新的總督察，負責管理「皇家阿爾斯特新警察」。這個新的總督察即是阿瑟·楊爵士。他曾擔任過倫敦市的警務處長。1952年，他曾到馬來亞負責指揮警察對密擊隊的作戰；1954年，到肯尼亞指揮警察對毛毛族（Mau Mau）的作戰。他被調往貝爾法斯特，負責管理皇家阿爾斯特新警察，足見英國非常戒心北愛的民權運動。

目前，英國在北愛使用軍事力量，那是因為英國無法解決北愛的社會及經濟的危機。北愛的危機，事實是英國資本主義危機加劇的一個結果，而英國資本主義本身又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賴美國。北愛商務部曾發表一本冊子，名叫《北愛爾蘭——最有利可圖的工業發展地區》其中有一段話是：“北愛對於尋求快速利潤的投資公司，具有特別的吸引力，因為它擁有大量過剩的勞動力，並以可靠中心馳名。北愛仍是聯合國最高失業率的地方，而您可以把這種失業的情況轉變為對您有利的一種形勢。再加上，北愛的出生率比聯合王國其他地方高出約三分之一，所以於未來將為您提供可靠的年輕的勞動力。”

十八. 佩斯利及其右翼

當英國分割愛爾蘭為南北兩部時，便積極扶植統一黨在北愛爾蘭的六個郡執政。統一黨的成員大多是新教徒中的大企業家及大地主。隨後，這個黨一直處於北愛的統治地位。

在北愛民權運動之前，與統一黨相對抗的是民族黨（Nationalist Party），後來這個黨解散消失。民族黨的目標是為了結束南北愛的分裂。

民族黨的種族主義，助長了伊恩·佩斯利牧師一祇的力量。佩斯利領導北愛六郡的極右派，以狂熱主義出名。他們可作所為比美國南方三K黨有相似的地方。而且，他們的狂熱主義助長了英國在愛爾蘭的軍事佔領的地位。

十九. 英國為何宣佈直接統治北愛

英國的宣佈，總是設法減少外國輿論對愛爾蘭自由戰士的同情，並因把北愛的鬥爭神祕化，或則把它簡單化為一場天主教與新教徒之間的宗教戰爭，或把它複雜化為一場似乎彼此無關的各種分子的混戰。

顯然，英國在北愛的控制已經動搖。英國在北愛的政策如果向佩斯利靠攏，那表示要在北愛實行徹底的法西斯政策這就會引起一場內戰。因此，英國議會選擇實施「皇家阿爾斯特新警察」的直接控制，並廢除斯托蒙特北愛議會與政府。1972年3月24日，英首相希斯正式宣佈直接統治北愛。北愛總理布里安·福克納於是辭職。北愛行政權直接掌握在英國內政大臣英倫林的手中。

二十. 共和軍「臨時派」和「正式派」的分歧

「臨時派」是從愛爾蘭共和軍分裂出來的，它獲得愛爾蘭執政黨的支持。它是屬於右翼的一派，於1969年拒絕接受愛爾蘭共和軍

“正式派”的社会主义的目標。“臨時派”從愛爾蘭執政黨中獲得武器與金錢，北愛的大部分恐怖行動是由這一派進行的。這一派除了要求廢除南北愛爾蘭分治以外，一直沒有任何明確的政綱。

1969年，愛爾蘭執政黨向愛爾蘭共和國建議，放棄它的社会主义的目標，以及撤換它的某些領導人，來換取金錢與武器的支持。這個建議遭到拒絕。之後，“臨時派”分子退出愛爾蘭共和國，與“正式派”決裂，自行與愛爾蘭執政黨互通聲息。

幾年來，“臨時派”一直在北愛進行恐怖活動，使“正式派”擔心“臨時派”會在共和運動充分準備好戰鬥之前，挑起一場加深宗教分裂以及鼓勵英軍大舉入侵的衝突。

儘管面臨愛爾蘭共和國的強大挑戰，英國當局一直沒有表明英軍何時撤出北愛。1969年，英國國防大臣希利曾宣佈，為了防止麻煩的發生，北愛今後每年可能需要軍隊。由於英軍在北愛的暴行驟增，進行恐怖行動的“臨時派”有時反而比進行群眾運動的“正式派”獲得更多北愛爾蘭人的支持。但是，“臨時派”的組織鬆懈，又缺乏政綱，很可能無法招架英國的持續的進攻。同時“正式派”繼續提倡群眾運動的重要性。這一派透過它所領導的民權運動，而進一步與左翼分子及其他共和分子結合，並重新喚起1916年復活節起義的精神，要求建立一個“愛爾蘭工人和農民共和國”(Irish Workers and Small Farmers Republic)。

二十一. 民權運動所遭遇的困難

在革命發展的過程中，民權運動扮演著一個潛在的革命角色。不過，它所面臨的困難是，一方面要繼續取得工人階級的天主教徒的支持，另一方面又要爭取工人階級的新教徒的支持。對於這個困難，民權運動一直沒有重大的突破。一位民權運動的領導人解釋說：“當你向德里的天主教徒貧民窟居民說，他們之所以會受到剝削，是因為他們是工人，而不是因為他們是天主教徒時，他們是不大會相信的。當然，這是因為他們降生以來，就一貫就一直對他們說，這是一個屬於新教徒的新教國家，假如他們(天主教徒)胆敢開口抗議，就準把“教皇頭”打滾地下。”

二十二. 共和運動的興起

愛爾蘭左翼分子開始強調愛爾蘭的社会主义路線。一位年青的民權運動分子曾說：“我們必須做的是完成一次民族革命，配合理論與實踐，把目前所做的與1916年復活節起義所爭取的聯繫起來。

民權運動已轉變為工人階級的民族主義運動，爭取新教徒工人階級的唯一途徑是逐漸引導運動把矛頭指向大英帝國。民權運動的發言人一再駁斥所謂北愛的鬥爭是一場宗教鬥爭的說法，他們說：“這是一場階級鬥爭。有許多新教徒的處境，與我們同樣的惡劣。這是一場反對外來統治(奧倫治統治)的鬥爭。”

許多共和分子公開活動，繼續為人民爭取適當的住居，工作以及其他基本需要。“新芬”組織已開始了解人民的願望，並鼓勵人民提出要求，同時向人民表明現制度不能滿足他們的需要，而要根本改變現制度，以建

(下接9頁)

詩

人民的祭壇

·幽蘭·

(一)

鮑比善茲死了，
六天六天的絕食熬煎，
年輕勇壯的愛爾蘭人終於
帶著遺恨獻身於人民的祭壇。
鐵娘子說——
罪犯，就是罪犯，就是罪犯！
政論者說——
一個愚蠢，沒有價值的死亡。
聽不到愛爾蘭人說了什麼，
只看見他們強忍着盈眶的淚，
憤怒地佇立在貝爾法斯特的街上。

(二)

你的同僚從西敏寺奔去和你談判，
和一個沒有權利步入民主殿堂的人民
代表討價還價。
歐洲人權協會派人探問你，
却被堅持原則的你拒於牢房之外。
你的親人同胞悲楚地慰問你，
這一切阻止不了你殉道的決心，
你還是去了。

(三)

鮑比善茲，
你可知在你走後，

統治者又撕下一層文明的假面具，
更多的軍隊開去了你的家鄉，
他們叫嚷要立法取消罪犯的公權。
法治啊——
我為你的受扭曲擺佈而悲嘆！
民主啊——
我為你的蒙羞而哭泣！

(四)

但是我不明白啊，
鮑比善茲！
如果你真有罪，
人民為何投票給你？
剎那間民衆愚蠢了？
他們被邪魔蒙蔽了？
統治者正是這麼說——
凡贊同他們的人都是理智的，
凡反對他們的人都是被蒙蔽的，
然而——
他們是最睿智的仲裁者嗎？

(五)

安息罷！鮑比善茲，
你為苦難的愛爾蘭人背負十字架。
還有什麼別的死亡，
比躺在人民的祭壇更崇高可貴？
耶穌基督正是這樣殉道的，還有

(下接第19頁)

台灣禁書

《政治笑話集》

文章選刊



編按：這本書在台灣出版後，其內容大概如書的編者鄭拔心先生（署名）在序言中所說：「對於權勢家簡直就似芒刺在背，疼痛難當」，故此難逃遭禁的命运。現選刊其中三篇，以饜讀者。

本文所錄之漫畫均取自《政治笑話集》

錢路歷程

一

紐約。
美國帝國萬歲銀行舉行董事大會。董事長曰：「現在我們銀行裏，最大的存戶不是我們偉大的美國人，也不是暴發戶阿拉伯人和小氣鬼猶太佬，而是一位中國人。他的英文名字是 Fred Chen。」

據說他的姓在中國語文裏的意思就是錢。

「錢先生的個人存款是三億四千萬美元。加上他妻子、兒子、女兒、岳父、岳母等親戚的存款，總數已達九億三千八百萬。看情形他們的存款數額還會增加。為了預防錢家把這筆存款轉移到別的銀行去，我們一定得想辦法把錢先生全家的心抓住。根據各位提供的意見，我仔細斟酌後，覺得最好的辦法是這樣的：

「錢先生最疼愛他的最小的女兒。這位小姐這暑假就會在大約翰大學畢業，我想等她畢業後就聘她為本行的名譽董事。同時，在本行的年輕未婚男同仁中選一人去追求她。據我所知，在台灣，很多才女的最大夢想就是嫁給美國人，很多老人甚至還責令他們的女兒嫁給美國人。所以，這個婚事一定會成功。這兩件事都成功後，錢先生與本行就有了深一層的關係和感情。」

史密斯董事曰：「董事長這個辦法很好。但只是保住錢家的存款不致轉移。我們大可借重錢先生在台灣的地位和關係為本行進一步增加財富。我的構想是這樣的：

「請錢先生擬定一項相當大的建設計劃。請他儘量運用他的關係和影響力，務必使他的計劃被接受。計劃開始為經費問題傷腦筋時，他就可主動提出獻言，說他有辦法向美國銀行借到錢。等他到了紐約，我們好好招待他，再利用我們的關係，為他全家大小全都弄到美國護照。至於貸款，答應給他一份優厚的回扣，請他把貸款利息提高一點。」

董事長大悅，曰：「此策大妙。將來他退休後，我們就請他到美國來當本行的董事或顧問。」

史密斯董事曰：「他退休後，如果他的關係和影響力依舊存在，我們就請他來本行當董事或顧

闊。否則，為本行最佳利益着想，我們可以再栽培別的客戶。」

董事長曰：「好，就這樣決定。」

二

在台北。

錢通神先生和夫人於各大報上刊登紅字廣告，宣佈他們的幼女跟美國財政界的青年才俊福特先生在美國，訂聖約望大教堂舉行結婚典禮。

三

台北。

為了要走在時代的前端，進而科學上領導全世界，當局決定創設「中國造人公司」，建造「全島高架核子動力超級鐵路系統」，並任命錢通神先生為總負責人。不過，經費方面，為了把美國從萎縮和蕭條的經濟狀況中拯救出來，決定向美國借兩百億美元，所有機器設備和材料，全部向美國購買。

當局又決定敦請錢通神先生親自赴美洽商借款事宜。

四

錢先生自美返台，下機後，在國際機場黃賓室向記者們宣佈借款順利成功，美方一再懇求利息提高一點，我方已經慨然同意，目的在表現我們決決大國民態度，並發揚在協助友邦時我們潛在的人道精神。

財團



一貫作孽

一

機要秘書：「報告大人，不好啦，不好啦。」

公路部長：「甚麼事這麼大驚小怪的？」

「報告大人，有老百姓寫文章在報紙上罵我們公路部了。」

「為什麼罵我們？」

「因為我們要砍掉恆春那一帶的椰子樹。」

「這是誰下的決定？為什麼沒有事前向我請示？」

「這個，我也不知道。」

「渾蛋，把計劃處長叫來。」

二

計劃處長：「報告大人，我們並沒有決定砍那一帶的椰子樹。我們還只是計劃而已。我們計劃，為了方便，將來拓寬那一帶公路時將考慮把那一帶的椰子樹砍掉。」

公路部長：「渾蛋，這種計劃事先為什麼不向我請示？你眼光比我遠大？你腦袋比我聰明？事情我還沒想到，你就會想到，你心目中還有我嗎？我剛剛走馬上任，你就害得我遭受報紙攻擊，你真是渾蛋乘王八蛋。我公路部不需要你這種玩意兒。從現在起，你就別來上班了。你另找高就吧。」

「小人該死，小人該死。小人一時糊塗，沒事先向大人請示。小人該死，請大人看在小人三個男男份上，原諒小人一次。」

「你舅舅是誰？」

「小人大舅在行政院當秘書。小人二舅在交通總長辦公室當機要秘書。小人三舅在省政府當秘書。」

「原來都是自己人。來，坐下說話，這裏不是軍隊，別立正站着。來，我們坐在沙發上談。饒秘書，快泡兩杯好茶來。趙處長，剛才我講的是氣話，千萬別放在心上。我只在跟自己人談話時才講氣話。這是愛之深責之切。現在把砍椰子樹的計劃告訴我。」

「報告部長——」

「我們是自己人，不要說什麼報告不報告。」

「是，部長——」

「唉，剛說是自己人，怎麼又叫起官銜來了。」

「好，那我不稱官銜。從屏東到恆春，公路兩旁的椰子樹有一萬多株。我們準備以拓寬公路為理由把它們全砍掉。實際上我們是挖。那些椰子樹現在的市價是一株五百塊。以一萬株計算，轉手之間，可得五百萬。公路拓寬後，兩旁再種小椰子樹。每株實價是二十塊，我們以每株一百塊賣來種，種上兩萬株，可得一百六十萬。此外，再想點別的妙策，那，嘿嘿，嘿嘿……」

「你真是我公路部的靈魂，不但眼光遠大，而且思慮細密。這一類的計劃，你以後就儘量想吧。」

「剛才您說未得你同意和指示，我不可以擬任何計劃。」

「那是因為我還不知道我們是自己人，現在既然已經是自己人了，你的計劃也就是我的計劃。這個計劃就快點實行吧。」

「可是現在報紙上的言論紛紛在指責和攻擊，馬上實行恐怕會激起公憤。何況這個計劃還只是初

步構想而已。實際上，那條路根本可以不拓寬，椰子樹也根本不用着砍掉。最好的辦法是另外新開一條公路。只要在新路兩旁多種椰子樹，得到的也就不算少。這樣免得惹起眾怒來找我們的麻煩。」

「如此說來，那批椰子樹更是非砍不可。」

「這是為什麼？」

「這是樹立威嚴。如果沒有那些刁民紛紛在報紙上寫文章攻擊我們，我們還可以考慮不砍。現在那羣刁民既然這樣窮叫窮嚷，我們就偏要砍給他們看。現在要是不砍，就等於是怕了他們。一旦他們看到我們怕了他們，以後我們還能混嗎？還能弄福利嗎？要明白，我們這差事，乃是上面賞給我們的，不是那些刁民給我們的。只要上面不說話，那些刁民能奈何我們嗎？何況這次他們罵不住我們，成了習慣以後，不論我們做什麼，他們也懶得再在

報上費口舌了。」

「到底還是部長，哦，到底還是您聰明蓋世。不過，將來萬一追究起責任來，也還是個麻煩，而且，交通總長會不會核准也是個問題。」

「這個你放心，責任，我會推給交通總長。他願意，他就自己負。不願意，他可以推給別人。至於不核准，那沒問題。他是出名的大好人，也就是大鄉願。他從來不得罪任何人。當然也不得罪部下。明天我去見他，只消用點小計向他一逼，他就會照着我們的意見批准我們的計劃，你就馬上先動手去挖椰子樹吧。不過挖的時候千萬當心，別把根挖壞了。根弄壞了，不好起。當然，對外絕對不可以說是挖，而是砍。小椰子樹的價錢不妨再報高一點，就說是從南太平洋進口的最佳苗種。好吧，你就去進行吧。三位令舅處替我多多致意。」

「您以往是不是常見到我舅舅？」



「哦，我對他們三位仰慕已久，可是無緣拜見。就麻煩你找個機會替我引見引見吧。反正是自己人，早就該見面了。」

三

交通總長：「這是怎麼一回事？為甚麼你們公路部要集體辭職？」

公路部長：「報告總長大人，為了拓寬屏東與恆春一段公路而砍路旁椰子樹，報紙上有人不斷指責公路部。為了表示負責態度，又為了不讓總長大人遭受連累，所以公路部全體同仁決定總辭。」

「那些椰子樹可以不砍嗎？」

「非砍不可。第一，為了拓寬公路，第二，那些椰子樹已經患了嚴重的植物病，學名叫熱帶葉綠素感冒症，拉丁文叫 Mungchuentzu。這種病會傳染到甘蔗花生玉米水稻上。如果不及早預防，後果不堪設想。所以那一帶的椰子樹，不但要砍掉，為了農作物安全，還要焚毀掉。至於百姓喜愛椰子樹，我們會在拓寬的公路兩旁重新栽上新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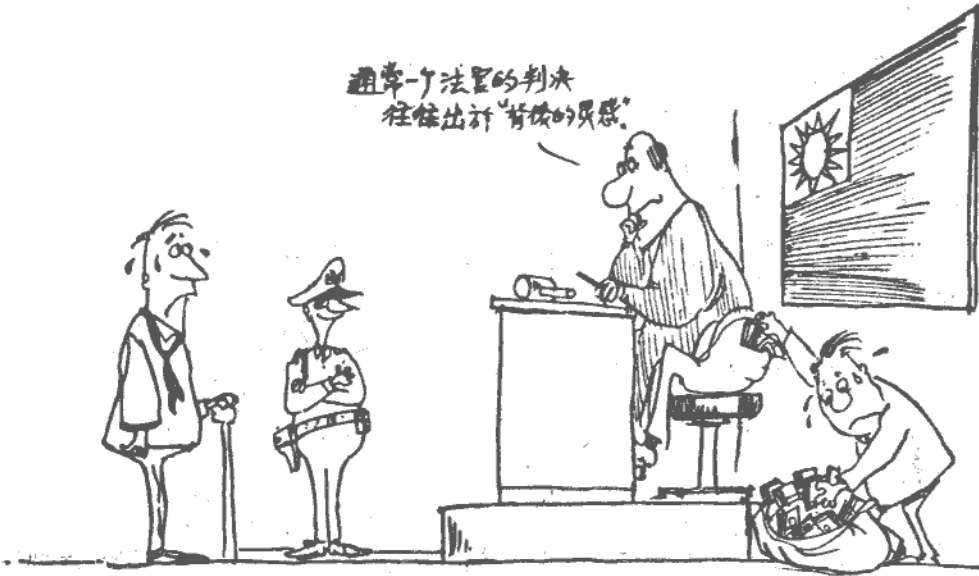
「這個，既然輿論已經不滿，就最好是不要砍，那麽，不砍也可以。可是，可是——」

「既然總長大人認為可以，就行了。至於責任問題，小人以為，大人不妨把公路部呈上來的拓路砍樹方案公文稍加批語就轉呈給總理衙門。報紙從來沒有指責過總理衙門，也不敢指責。」

「這樣……，嗯，也行。不過……也还好。」

「這是屬下對大人的一點心意。這是屬下的一位親戚遠從泰國帶回來的。據說這是四百年前泰國一位親王的傳家之寶。這塊玉的顏色雖然是灰的，它的價值遠在紅寶石和翡翠之上。」

「那就謝謝你了。拓路砍樹，你就放心進行吧。」



匪夷所思的官式花招

咱們貴國多彩多姿的官場中，有些「官」才業著的官爺們，經常喜歡製造一些天不懂、地不懂、你不懂、我不懂、神不懂、鬼不懂、只有天生就七巧玲瓏之心的官老爺纔搞得懂的花樣。這些花樣，乍看合情合理，再看有點邪門，久看疑竇陡起，愈看愈不對勁。最精彩也最令人感動的是這些出自官爺們魔術尊腦的「不對勁」的玩藝兒，在表演手法上，一律是智者「表現」雷同，全部是一加一等於「三」，好像是一個師父傳下來，一個樸子澆出來似地，道行客有高低深淺，招式卻觸類旁通。昆陽雷雨，六月飛霜，千奇百怪，真他娘的教人茫然、惘然、凜然、駭然；摸不着、抓不住、擺不脫、解不開、想不通、受不了、眼花耳鳴，心驚肉跳，疑幻疑真，匪夷所思之至也。

敝老傢伙新年無福可納，上陽明山看櫻花走不動路，找朋友摸八圈沒得銀子，閒得無聊，悶得發慌，且寫上一兩則官爺們的天才花招，以供讀者老爺先生於春酒聯歡，拚命花事之餘，也分享心驚肉跳，神遊太虛一番。正是：讀書無所用，宦海有餘香。

咱們先從月餅抽樣檢查說起。衆所週知，每年每當中秋佳節來臨之前，無論是台北市，或其它各縣市的衛生局，照例要舉辦一次所謂中秋月餅抽樣檢查。表面上看起來，衛生局為「吃客」的健康盡職盡責，事實上，那紙不過是一記敷衍塞責的花招。幾乎年年如此，各衛生局在

中秋節前，隆重地派出大批「衛生」人員，分赴各製
造月餅的大小廠房，裝模作樣地先從設備檢查起，
然後用具，然後工作人員的個人衛生，最後抽樣取
走幾個做「檢查」用的月餅，帶回「局裏」檢驗？
照講，此項檢查工作應在被檢查的月餅發售前公佈
其優劣，從而使「優」者上市，劣者銷燬，始能收
防患於未然的效果。可是，不知衛生當局檢查得太
過仔細而需大費時日？還是檢查人員的工作能力實
在有限？抑是別具用心，有所期待？以致公佈檢驗
的結果，總是在中秋當日，甚或是中秋過後。那時
候月餅早就銷售「將」空，可敬的大腸菌、小腸菌
以及所有一切的菌，也早就完成「出擊任務」無人
能挽救腸胃之災矣！

奇怪的是，衛生當局年年提前「抽樣檢驗」，
卻年年遲遲節後公佈，儘管輿論詬病，「吃」客交
責，但笑罵由他，公佈在我！衛生局始終擇「惡」
固執，嫉「善」如仇！

今年中秋節前夕，台北市衛生局長王耀東曾在
電視上大模大樣的大鼓其如簧之舌，大談其「抽樣
檢查」的功能，惜乎大氣吹過之後，舊病復發，公
佈檢查的結果，仍舊在他娘的月餅變成大糞之後，
嗚呼！衛生局！哀哉！喜歡吃月餅的饕餮之民！

其次花招更從更令人目眩眼花的台北市，大挖
大掘的馬路建設。

許多年來，台北市的馬路建設，在大「藝術家」
張孔容局長的「抽象畫」式的塗塗抹抹勾勾描描
的構想之下，像一個痲疾患者般，割掉這裏，又蔓
延到那裏。今天這條馬路剛修築完成，明天另一條
馬路卻又從新整修，就這樣生死輪迴般了無盡期地
挖挖掘掘，覆覆翻翻地把咱們這個大台北市搞得斷
腸虛脫，「坑」人而不償命。根據非正式的統計，

任何一條經過修建完好的馬路，多者一年，少則八
月，不是坑洞「天生」，柔腸寸斷，就是調整路面，
重新再挖，最妙的是，凡是一經掘開的路面，非
經三四個月的「獻寶」之後，始如老牛漫步似地斷
斷續續地完工，如此惡性循環的始而復過，過而復
始，乃使台北市的馬路永遠在翻天覆地塵土蔽天之
中。

據深悉內幕的多事者說：工務局之所以不能有
效的使每條修建中的馬路迅速地竣工，原因在於各
承包商在獲得承包權之後，再轉給小包商，小包商又

轉包給更小的包商，在層層剝削，各得其利的轉手
之下，最後由最小的包商以有限的人力，微薄的利
潤承擔龐大的工程，結果是讓翻開的路面無限期的
亮相，要築的馬路，儘量減料偷工。說者謂，工務
局與各級大小包商情感「融」洽，莫逆於心，彼此
照顧，有眼不睜。咱們雖不敢相信此說是否有意
「養贖」工務局的官人，但挖路、掘路、修路所帶
給台北市的災害，卻是天知地知鬼神知，加上台北
市民所共知共曉的事實。





「彩虹情報」與政治謀殺

陳文成案的案情分析

望 鄉

美台斷交以來，台北極右派勢力的膨脹，所帶動的政治風向，已在島內瀰漫着一股濃烈的暴戾之氣。極右派勢力是一直存在於作為政權支柱的警備總部與調查局這兩個最具生殺大權的機構中。近年來，警總更是一支獨秀。

七月初警總再度施展威力：二日早上八點半鐘（台北時間），一位從美國匹茲堡卡內基米倫大學返台探親的陳文成教授，被三名特工帶往警總保安處，第二天清晨，他的屍體出現在台大校園。

陳文成陳屍的地方是台大校園內研究圖書館後面左側草坪小水溝上。案發之初，警方根據現場各種情況判斷：是他殺，而且陳屍處不是第一現場。但四天之後，警總發言人則突然宣稱陳係「畏罪自

殺」，於是法醫遂朝「高處墜下」作推測，檢方乃以「意外死亡或自殺」作結案。

自警總宣佈陳案是「畏罪自殺」以後，台北的新聞界便開始緊收，以圖掩蓋了事。未料「畏罪自殺」的案結傳出，激起中外人士同聲憤慨，海外不受國民黨勢力籠罩的報刊，羣起抨擊。以美國輿論為例，影響較大的華文報，如《遠東時報》、《北美日報》、《華僑日報》，均以巨大篇幅發揮公論（黨

官經營的《世界日報》亦提供不少「參政消息」。英文報刊，如《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時代周刊》，亦紛紛撰文議論。本文以海外輿論為主要根據，這一期先分

析陳文成案的案情，下一期再為讀者報導中外人士

從陳案中所反應的國府之「新形象」。

是他殺，絕非「畏罪自殺」

陳文成之死，是他殺，絕非「畏罪自殺」。茲列單如下幾項重要的論點：

（1）陳屍處「非第一現場」：警方專案小組，五日上午根據各項線索研判，認為「陳文成的屍體形狀是整個身體上仰，雙手上伸，平躺在地上，無論是陳文成被推由樓上跌下或死亡後由樓上拋下，均不可能以如此形狀墜落地面。」因此警方研判陳屍現場不是殺人的第一現場，而是將屍體棄置於此，造成墜樓錯覺的第二現場。（見七月十一日《遠東時報》）

（2）高樓下墜「應有大量咳血痕跡」：法醫解剖遺體後，發現左右邊肋骨斷了十三根，脊椎骨斷裂三節，恥骨破裂三公，「背部有兩道橫向的擦傷，每道橫向，傷痕約十餘公分長」（七月七日《聯合報》）。針對驗屍的結果，立法委員黃余琇賢（余登發女兒）提出質詢，對命案的「自殺」之說指出這些疑點：①「恥骨是人體中最不容易受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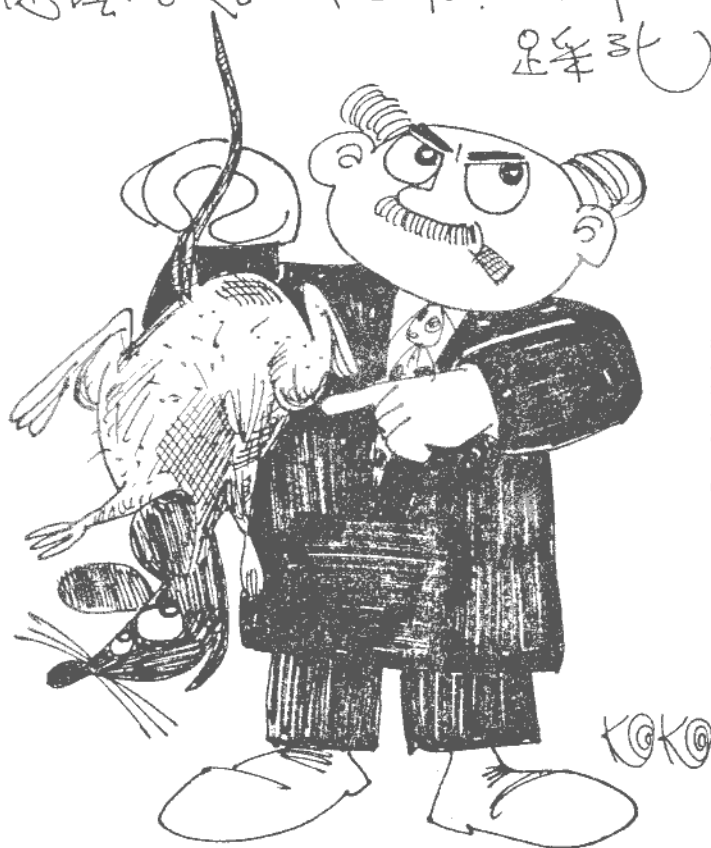
PIC 87

傷害的部位之一，從二、三樓墜落怎會造成三公分長的斷裂。」②「如是臀部着地，一定有大量瘀血，但驗屍報告上並沒有這一點。」③「如是臀部着地，肋骨怎會斷裂十三根之多，如是胸部着地，又怎會造成恥骨斷裂。」④「如是墜樓自殺，應有大量吐血、咳血的痕跡，但現場未發現。」

「昨天解剖屍體，最使人納悶的是死者陳文成墜下着地方式似乎常情，因為根據經驗，一個人落地，很少有可能臀部先着地，陳文成屍體經解剖後，脊椎尾骨及恥骨斷裂，這說明了臀部部位受嚴重撞擊，這種情形連經常辦刑案的資深檢察官都不知道所以然。」

「且屍體中不但肋骨折斷，連恥骨、背椎骨亦同時斷裂，其傷勢也很特別，因為根據了解，這兩處如果一處斷裂，可能另一處就不會受傷，換句話說，肋骨斷了即表示身體先着地，如果臀部先着地則肋骨斷的機會也就小，陳文成由僅僅三、四樓高的圖書館上落下，居然造成這麼大的傷勢，很多人都覺得奇怪。」

不要以為這是米奇，把他們
從陰暗處抓出來。——
（註：是米奇）！！



（4）「手脚均未斷裂，頭部也沒傷痕」：七月七日陳文成家屬要召開記者會，為警總所動阻。二十天之後，家屬公開表示不去領取屍體，也不接受官方的死亡證明。陳文成的父親陳庭茂在接受《自立晚報》的訪問時說，陳文成手脚並未斷裂，而且頭部也沒有傷，因此不可能是摔死的。

接着，陳老先生接受《台灣時報》三個小時的訪問，該報報導：「解剖結束後，陳庭茂問檢察官，一個人如果是從高樓摔下致死，該是怎麼樣的死法？檢察官回答他，可能手部、腳部都會斷裂，而頭部也會破裂。陳庭茂當時即告訴檢察官：「那麼陳文成不可能是摔死的了，因為陳文成的手部及腳部均未斷裂，頭部也沒有傷痕。」」同時，「陳庭茂透露他所看到的陳文成身上的外傷包括：右手及右腿的肘部，有很多類似蜂窩的傷痕，右腿的內側有一片烏黑的痕跡，左胸部有一如鈕扣般大的紅點，另外陳文成的背部有四條痕跡，手背部都呈烏黑，至於頭部卻毫無傷勢。」（八月四日《遠東時報》）因而，陳文成的父親對於屍體的傷勢表示了強烈的懷疑：「這些傷痕究竟是代表些什麼？」

上面各項報導中所指陳的理由，論據確鑿，無論從生理或醫學觀點，陳文成的死亡，非跳樓喪生所應有情狀，而係遭重擊斃命。

現場目擊者的描述

現在，筆者根據親身所見所聞，提供一些不為外人所知的佐證。

台大母校研圖館，為筆者撰寫論文時不分寒暑晝夜經年逗留的地方。附近環境，一草一木都十分熟稔，棄屍旁的防火梯，我也好奇爬過。今據案發當天目擊者向筆者親口所描述的現場情況，為上述已夠確鑿的論據，再作幾點補充。

（1）防火梯只有三層，每層有一個短狹的平

台。梯底沿着高樓四面牆前鋪了一條小徑似的水泥走道。若從最高層向下跳，落到水泥地下，一定會跌得肢腿斷裂，血流滿地，高處打下，即使頭殼不撞裂、腦漿不外流，也會七孔出血。就像陳案發生的半個多月前，台大新生大樓有個工學院的學生因戀情挫折而跳樓自盡，身墜處，滿地灑着血，狀至可怕！但陳文成屍體仰面而臥，像睡着一樣，臉部、身上沒有一絲血跡，連外傷都見不到，所以最早發現而圍觀的人，還以為運動時心臟病發而猝斃，其中還有人走過去探探他的鼻息（按七月七日《聯合報》已有這節報導）。所以當時所有目擊者，沒有一個人想到跳樓這回事。一直到很久以後有個刑警來，才說是從樓上跳下來的，旁觀的人都說：「怎麼可能？難得這麼遠！」秘密警察警告說：「不要亂講話！」

(2) 棄屍位置是在研圖館左後角落警圍邊上。假定是跳樓，一定是站在平台上往前方下躍，決不會朝左側斜角方向跳，若向斜角跳，也跳不了那麼遠。陳屍落處是蕃薯園的鬆土上。從第三層平台跳下，像陳文成那樣健壯的人是跳不死的。目擊者就對筆者說：「像我這樣的身體，跳下去是死不了的。」

(3) 當警方人員解開衣服查看時，背後胸腰之間一大條一大塊烏青。這種被重毆致命的傷勢，當時目擊的人沒有一個不肯定是被鐵棍打死的。

(4) 當天早上目擊者看到的，死者胸腰之間繫了兩條皮帶。官方「統一公佈」的新聞，都報導一條皮帶自腰帶押出綁在襯衫外（故監察院調查報告指出：「為何將褲帶取出繫在襯衫之外，令人難解。」）事實上現場目擊看到的是兩條皮帶，褲腰帶上仍繫着一條之外，胸前另綁了一條——這顯似拖移屍體用的。

總之，跳樓「畏罪自殺」的說詞是很不通情理的。果如警總所說，他怕自己「大概會判十年」，可是「十年」和「死」，對陳文成這樣的人來說，一定會選擇「十年」而不會選擇「死」。

「畏罪自殺」的證據是很薄弱的，而他殺謀害的跡象則十分明顯。那麼，下一個問題便是：在哪裏被打死的？

到了警總一去不獲返

從七月二日早上陳文成被警總人員帶走到第二天清晨屍體出現在台大校園內，這其間並沒有什麼人見到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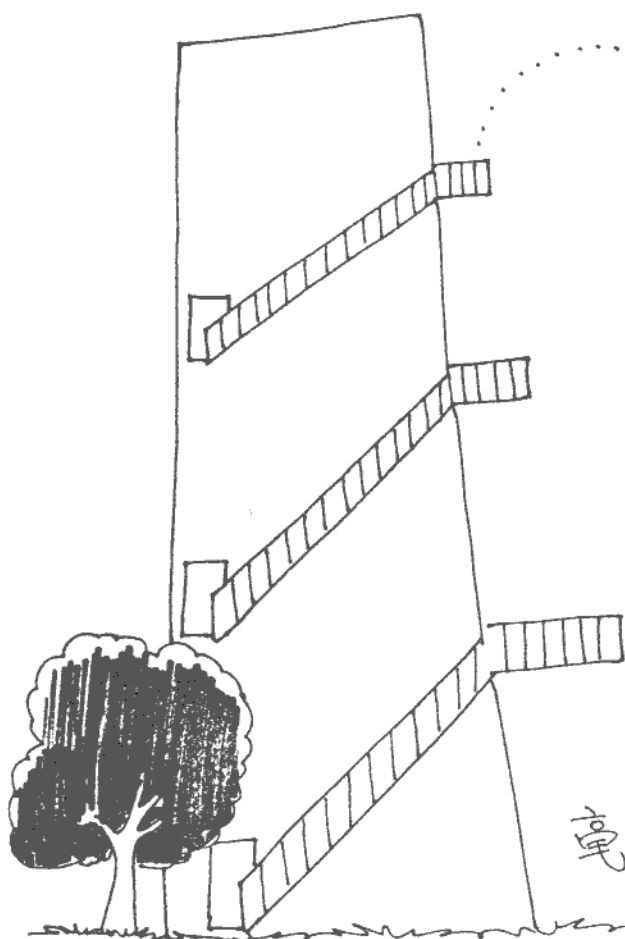
陳文成是在羅斯福路寓所（四樓）被帶走的。案發後，警總方面說當天晚上十時許辦案人員曾陪同他回到寓所的二樓，辦案人員旋即下樓離去，但陳文成的家屬卻沒有看到他回到四樓寓所。

登門而不入，令人難以置信。

七月卅一日，陳老先生終於打破沉默，透露出一個關鍵性的事實：「羅斯福路的房子底樓是上鎖的，而陳文成身上並沒有帶房門的鑰匙，警總說陳

文成與辦案人員到了二樓，但在四樓的四個人都不知道，那麼，陳文成是怎麼進入底樓而到達二樓的？」

陳老先生還說：「陳文成與他的妻子陳素貞感情向極親密，兩人平時若有短暫分離，雙方都會設法以電話聯絡。果如警總所說，是在當晚九時卅分返家，在經過這麼漫長的十三小時後，一定會急著找家人，尤其是與陳素貞聯絡的。」



毫無出血的跳樓自殺？

koko

連監察院所公布的一份護航性質的「調查報告」，對於警總所謂曾護送至二樓卻未返回四樓寓所一事，亦認為「殊與常情不合」，表示懷疑。

當晚會見鄧博士是虛構的

警總發言人最初說陳文成送返後，曾去一位助證。

「黨外公正長者」的家裏（如果是真的話，可見警總是一直跟蹤監視着他的，怎會從黨外「公正人士」處離去後，無所交代），接着才吞吞吐吐的說有一個丁博士，然後情勢所逼又由鄧博士說出鄧維祥其人來。陳文成夜訪鄧博士的故事，是由警總片面宣佈的，發言人說：「二日晚上十一時許，到一位在追求學時的同學家，在他家還吃了巴樂果汁、葡萄、煎蛋和洋火腿，逗留到十二點半才離開。而鄧維祥在一篇紀念文中，僅漫長地敘說以往交友的經過，對於當晚會面經過，隻字未提。又由剖屍所見，胃腸內「空無一物」，可見會面之事，連鄧維祥也不知其詳。」

在七月三十日美國國會的聽證會上，卡內基、米倫大學校長賽特透露一句驚人的消息：「我不相信陳文成死前見過鄧維祥。」校長的話自有憑據。

來自島內的消息，陳在前一晚倒是與鄧博士見面，這事卻被依「案情需要」而順延下來。據說美國國會聽證會小組亦已掌握有力的證據，證實陳文成死前並未夜訪故友。

毆打致死

事實的情形可以了解的是：陳文成被帶到台北市博愛路保安處的偵訊室之後，就沒有能再出來。在七月二日晚偵訊後，突被擊斃。

陳文成被特務人員打死，這幾乎是沒有什麼人不相信的。連許多親國民黨的右派人士都深信不疑。我們還聽到他們之中有人說：「這個案子發生，使我相信林義雄家的命案也是他們幹的。」。想要進一步了解案情的人，就會問究竟在哪裏被打死的。

死亡地點，並不難推測。既然台大校園不是第一現場，在市街上行兇的可能性更小，當然是在保安處遭謀害。

被帶進特務機構而弄死的人很多，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沈嫻嫻案。沈嫻嫻原是台灣《新生報》採訪組副主任，她的丈夫姚勇來是《新生報》副總編輯，謝聰敏在《談景美軍法看守所》的近作中，對他們夫婦的遭遇有如此感人的描述：

姚太太沈嫻嫻是個名記者。他們相識是在二次大戰期間。他們在同一個游擊隊並肩作戰，反抗日本的侵略。他們曾經在濃密的大霧裏，和敵人扭打。他們曾經在黑暗的荒野裏，流血斷殺。他記得他提着一枝煙筒倚靠一棵樹幹，讓她包紮腳上的擦傷。他擦掉額上的汗水向她微笑。她抬起頭來看他，臉上浮出紅暈。

他們的游擊隊由國民黨福建省黨部指揮。他將青春和力量獻給國家。許多同志中了槍彈躺在地上。他們的熱血染紅了他的衣服。他和沈嫻嫻生在一起。他們為自由而戰鬥，終於結為夫婦。抗戰勝利，游擊隊隊員合拍了一張紀念照片。他們夫婦都在照片中留影。

這是調查局台北調查處三張犁留置室。姚勇來被送到警衛室，解開手銬。

押房是一棟平房。靠庭院的一邊是灰色的水泥

牆。牆的上端開着細長的鐵窗。牆裏就是一條走廊。兩個官員帶他走進兩側陰暗的走廊。第一間是洗淋室。第二間才是押房。押房的鐵欄杆上懸掛着一條深藍色的門簾，擋住視線。他看不到押房裏邊的人。他們在第三間押房的門口站住。穿米黃色中山裝的官員輕輕地拉開押房的窗簾，露出一排鐵欄杆。裏面鋪着一層地板，離地只隔一個磚石。他瞥見地板上放着一個豐滿的中年女人的屍體。她的身上穿着一套褐色的洋裝。

「嫻嫻！」
他丟下包袱，跪在地上，雙手拉住鐵欄杆，全身抖動着。躺在地板上的女屍就是他的太太。他覺得他的心頭已經折斷。他的血液在燃燒。他的心頭在燃燒着愛情和仇恨。

「三天前，她用內褲上吊。就在這一間押房裏，」穿米黃色中山裝的官員冷漠地說。「她的自殺給我們帶來不少的麻煩。我們盡力防止囚犯自殺，可是防不勝防。她把內褲結在鐵窗上吊。巡邏的人發現的時候已經斷氣。有些人想不開。我們有什麼辦法？」

「檢察官和警官已經驗屍，證明沈嫻嫻確是自

殺。」穿黑色中山裝的官員肯定地說。「她寫完自書以後，畏罪自殺。這種情形經常發生。不過，死的已經死了，活的人要自重。」然後，穿黑色中山裝的官員向穿米黃色中山裝的官員下令：「打開鐵門，讓姚勇來看一看屍體。」

穿米黃色中山裝的官員拿出一串鎖匙，檢出一枝，打開鐵門。姚勇來踏進沉悶而暗淡的押房，蹲在女屍的旁邊。她的臉部蓋着一條布塊。他稍微掀起布塊。她的青紫的嘴唇張開。他抓住那隻冰冷的手。手上傷痕斑斑。有些指甲已經掉落。他的心頭在痛苦中劇跳着。眼淚一滴一滴掉落到屍體上。

(下接才4頁)

瞭解台灣

• 資料組 •

台灣的外來宗教

4

• 望 鄉 •

「彩虹情報」與政治謀殺

32

世界知識

• 資料組 •

北愛爾蘭的滄桑史

20

文化思想

• 文 凡 •

民主的傳統

15

社會研究

• 吳二編譯 •

較低收入的中產階級

10

文 藝

• 幽 蘭 •

詩：人民的祭壇

26

• 資料組 •

政治笑話

27

其 它

• 資料組 •

出版專刊啓事

2

編者的話

O.S.D.M.T.
P.O. BOX 53447
CHICAGO, IL.
60653 USA

NONPROFIT ORG.
U. S. POSTAGE
PAID
CHICAGO, IL.
PERMIT NO. 3293

TO: